原 创

七彩云天

内容简介

当男装的女诸葛遇上霸气独尊的
九王爷会发生什么事
第一次：斗智!
第二次：舌辩!
第三次：谈情说爱!
只不过与众不同的女主角连谈情说爱也比较另类，
且看九王爷要如何掳获这个“ 俏诸葛”。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与龙共舞/迷迪著. —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1.10
（花雨．第4辑/珠雅主编）
ISBN 7-5387-1588-6
Ⅰ.与… Ⅱ.迷… Ⅲ.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Ⅳ.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69181号

花　雨（第四辑）
主　　编：珠　雅
©作　　者：迷　迪　等

策　　划：珠　雅
责任编辑：张秀枫
装帧设计：杨　丹

出版发行：时代文艺出版社
社　　址：长春市人民大街124号
联系电话：0431-5638648
邮政编码：130021
印　　刷：广州市番禺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50×1168　1/64
印　　张：144　字数　4800千字
版　　次：2001年10月第一版
　　2001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1-5000册
书　　号：ISBN7-5387-1588-6/I·1522
定　　价：（全48册）216元

本系列作品均有著作权，任何重制、仿制、盗版或以其他方法加以侵害，一经查获，必定追究到底，绝不宽待。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1

裴府，紫微院。

“二少爷，大少爷悲痛过度，已……去。”素服的丫头还未来得及褪下丧服，再度回到紫微院报丧，“老爷请二少爷节哀。”

垂帘内小憩的人睁开眼，媚迷的凤眼里快速闪过些什么：“夫人的身体如何？”修长的身体从躺椅上稍起，纤手拂开坠落胸前的发。

终于……死了么。

“夫人服了二少爷开的药，身子好了很多。”丫鬟恭敬地回答。

“三少爷呢？”慵懒地伸直身子，精致的面孔无一丝表情。

丫鬟低着头：“三少爷仍在太微院书房看书。”忍不住偷偷抬眼，正看到屋内之人无波无动地拭掉额上的汗，忙低下头去。平日就知道这二、三少爷与大少爷、大少夫人不和，前些日子，少夫人早产

身亡，如今大少爷也去了，这兄弟两个竟无丝毫悲色，真是……

“下去吧。”冷音打断丫鬟的思忆。

“是。”不敢违命，敛福后，丫鬟退下。

躺椅上的人懒洋洋地起身，虽然天热了，他还是顺手扯过外袍披上。慢慢走到敞开的窗前，齐二楼高的玫瑰已探枝上前，扬着朵朵艳丽的花儿，阳光下，炫得很。

扶住窗台，闭眼倾身，让鼻端拂花而过，这花香得醉人。

呵——这般美好的日子，多久不曾有了？看样子，三弟是不用担心什么的。可叹的是父亲身为丞相，宿敌定会借此大作文章了，就不知是否会上门查案。

微睁开单凤眼，眼前是一片百花盛开的迷人景象。

倾国倾城的娇容上，缓缓浮出丝浅笑。烟似的，梦幻般的颜色顿笼全身，直逼出股妖异的媚。

“姐。”清脆的声音自门口传来，声音里有着不容忽视的兴奋。

窗前的人儿轻转过身来，纤雅的容颜清妍净丽，玉琢般的面庞嵌着双妩媚至极的单凤眼，琥珀

色的眸子静静盯着来人。

“刚才下人才说你在太微院里看书的。”裴止天轻道，嫣薄的唇随即微抿，敛掉刚才的笑意。

“有好消息干嘛还死呆在太微院。”裴无邪薄唇扬起抹笑，潇洒自如地捡张最顺眼的椅坐了，清雅俊美的容貌与裴止天有着惊人的相似，“我等这一天很久了。”手托住下巴，“坐，别客气。”笑嘻嘻的，很轻易抢过主人的角色。

半敛的眸子里闪过丝笑，又恢复成无神的模样。裴止天纤细的身段置回躺椅中：“没错的话，明天会有人上门找茬了。”

“嗤！”裴无邪傲然地不屑一笑，“让他们来！也正好省了我调查哪个混蛋在背后扯我们后腿的时间。”

“幸而你这个翰林供奉还像样，否则我怀疑你这般口舌怎么还没被降罪诛九族。”托住下巴，裴止天懒懒地打了个小哈欠。

“呸呸！”裴无邪翻白眼，“你想死也别扯上我们。”跳下椅子，走到她面前，环抱上手，“姐，若没什么差错，一年之内，我会调到刑部去。”

仰高头，看向弟弟的俊容：“爹知道？”以爹那种性格不会答应的，“娘怎么说？”

裴无邪一副“没什么大不了”的模样：“告诉了娘，她会劝爹的。而且，要不是你身子不好，辞了官，皇上是想让你去的。”贼兮兮一笑，“姐，你那次晕倒可真够意思，不只把曹国良那个王八蛋的寿宴搞得一团糟，还让人以为他在食物中下毒。第二天就被皇帝连降九级，贬去守城门。实在太损了！”

裴止天浅合眼，嫣唇扯出个无意义的笑：“我们同为爹的儿女，自然，爹的宿敌也是我们的宿敌。”

“除了那个杂碎。”裴无邪厌恶地啐道，“算了，反正也死了。姐，接下来你打算如何？”他笑咪咪地，“替我找个姐夫？你女扮男装也够久了。”

“神经。”推开弟弟凑过来的不正经大头，裴止天无神地瞟向窗外，“我想到处走走，散散心。”

“什么？”裴无邪惊愕了，“可，你的身子……”裴府三个儿女中，就这个老二是需要双倍以上照料才活得下来的人。

“我的身子我了解。”没好气地白他一眼，习医十几年，什么情况自己还不清楚，“现在家里一切我都放心了，否则几年前我就想走了。”伸个懒腰，再伏回躺椅。

裴无邪没开口，年轻的脸上满是沉思。

门外作响的楼梯提醒屋内二位有人上楼。不一会儿，丫鬟在垂帘外道：“ 老爷请二位少爷到太古院。”

裴府世代为官，府邸位居京都东郊，占地百顷。内设五院三阁，其间更有小桥流水，还种有四时不谢之花，八节长青之草，十分典型的官邸。

太古院，裴易扬与其夫人梅珍的居所。

“ 爹。” 跨进正厅，向上座的裴易扬和梅珍行了礼，“ 娘。” 裴止天和裴无邪这才落座左右。

裴易扬挥手，让其他人退下，才叹了口气。因为儿子的死又使他苍老了不少：“ 止天……你说要出门是什么意思？”

裴止天抿出个浅笑：“ 爹，我累了，想休息一段时间。”

裴易扬停下揉眉心的动作望向女儿。一转眼十几年了，当时一时冲动让这个惟一的女儿按算命先生所说，扮成男儿以求躲过劫难活下来，不知不觉都这么大了。身子是好转了不少，可……竟在不知不觉间没了女儿身的气息：“ 止天，你…… ” 该讲让她婚嫁的事吗？这个女儿如同当年自己未亡的弟弟一般冷静而自持，有时连他这个爹都摸不透她。

像是明白裴易扬要说什么似的，裴止天轻笑：“有什么事，待我回来再说吧。”目光投向一直用疼爱眼神注视她的梅珍，“娘，放心，女儿会好好照顾自己的。”

梅珍只能疼惜一笑。不难看出，娇美的面庞与裴止天相似。

裴无邪无聊地耸耸肩：“爹，皇上在今年之内要让我到刑部执权。”

裴易扬一扬眉：“我不同意！”掌管刑部是很诱人，可目前裴府树敌不少，他们一定会借机向皇上又进谗言！

“爹，”裴止天轻开口，“无邪可以的。”倾了倾头，保证弟弟对于这个职位绝对游刃有余，“其余的事，他会着手，您担心自己身子就可以了。”

“止天……”裴易扬叹气。不是不明白女儿的苦心，裴家历代为官，何其风光，可，他厌了，看透了官场世事，真的不愿为维持裴府而让儿子再涉入其中。

裴无邪微笑：“姐说了没事就没事，我一定可以的。”太好了！只要裴止天应允，他可以放手干，好好整一整那些对裴府不利的混球。

裴易扬再叹口气：“你们都大了。”望向妻子，

大儿子刚死，女儿又要离家……唉……

“爹，若没事，止天无邪先告退了。”裴止天优雅她起身。

“你们去吧。”裴易扬点头。

退出太古院，一路漫步向紫微院。

“把我们掌握的所有资料随时备好。”裴止天凝视远处，轻依上廊柱子，“一有人上门，马上动手。”

裴无邪站在她身边：“这事交给我，你安心去玩吧。”很舍不得她呵，府里，除了她，他不听任何人的；也只有她讲的话，才能让他心服口服，“姐……”垂下漂亮的眸子，“早些回来好吗？”轻轻拉住她的衣袖，像小时缠着她陪他去捕蝉般。

扬高柳眉，裴止天笑了：“你哟，都比我高半个头了，还这样。”开心地揉乱他的发，仰着头笑看他忙抽回手抱怨着护住自己可怜的头发。

“姐——”有些撒娇地低唤。但仍高兴地看到她眼里盈满的笑意。多久了，多久不曾看到她真正开心了。好像自从那个人进裴府以后，“你就爱弄乱我的发！”似埋怨，心底却是高兴，他这一面独属于他的姐姐。

裴止天笑咪咪，索性勾住他的手臂一同向前

行：“ 丧事，你帮着点。人固然可恶，但爹也年事大了，你多担着点儿府里的事。”

“ 嗯。” 乖乖地任她拖着走，见她额上微沁了汗珠，才加快了步子同她并肩。

※ ※ ※

第二天，有人上裴府。

五位大臣联名上告裴府弒子杀兄之罪，皇上交于刑部调查。

一番下来，裴府没被查出什么，反而揭开以五位大臣为首，以下一连串官员贪污受贿的大罪。

京域风雨依旧，而裴府也仍安稳地静居东郊。

此时此刻，裴家二子，裴止天已在千里之外的南疆。

已近夏，炽热的初夏阳光从稀疏树影中透出来，此刻正是午后时分，建立在半山腰的七彩云天，时常吵闹的空间如今愈发嘈杂，热闹得几座山外也听得见其间的惊呼。

“ 你不觉得止天很卑鄙吗？” 大吼的是七彩云天四位主子之一的甘泉，眨着颇有英气的大眼怒望向正老实任裴止天包扎伤口的江海。

以往英俊非凡、帅气逼人的江海，如今正奄奄

一息地处于被照料状态中，但仍能横起一道眉扫向那边咋呼不停的甘泉：“住口！若不是你情报有误，我们怎么会那么惨地败下阵来？还想赖到止天身上！”

虽是女孩子，却仍不雅地蹦得半天高：“怎么能怪我？如果按原计划，我们根本就成功了！”甘泉樱桃小嘴哇哇大叫：“江海，你根本就是袒护止天！”

“我哪有！”江海顾不得伤口地大吼：“你那个屁计划，让止天去色诱别人，有没有搞错?! 人家可是皇上派来治理这块乱世之地的王爷！你连这种人也敢去打劫，分明是不想活了！”吼得扯动伤口，江海痛得龇牙咧嘴的。

“住口！”抢在甘泉之前，七彩云天最大的头头终于开口。揉着发疼的额，汪洋没好气地各赏他们一记白眼，“甘泉，你的计划根本从原则上就没对过！”

“啊?!”甘泉不可置信地瞪向汪洋，“连你也这么说?”原地跳跳，“气死我了！我不要理你们了——”刚要跑，被裴止天抓住衣领，顿时声音卡在喉中。

“你的伤要上药。”转到她面前，裴止天面无表

情，直盯着甘泉乖乖坐回椅子里，这才动手帮她疗伤。

甘泉撇嘴嘀咕几句。她就怕止天。

“止天。”汪洋唤道。

裴止天以眼神示意，手里没停地继续迅速包扎伤口。

“你说的那个王爷会不会查出七彩云天的事？”汪洋支着头，皱眉。

剪断纱布，裴止天懒洋洋地伸个懒腰，备觉舒适，朱唇才轻轻打了个哈欠，凤眼瞄向窗外：“会，他，不简单。”

※ ※ ※

白云缭绕，人烟罕至的峭崖之颠。

一具挺拔身型独自立于峻岭之上。

天际层叠起伏的山峦，白云淡绕，阳光下绮丽万分，浑然天成的雄伟气势足以令观赏者倾倒。

可崖颠之人仅微闭双目，意境全然不在面前美景中。

一个月前，皇上下旨，让他这个镇南王名符其实，领兵十万下驻南疆，好一平这边的混乱局势。岂料，才到南疆边境，就遭受攻击，虽说是他率的

军队取胜，可对方似乎无心应战，一打照面就全然撤退，没让他占到更多便宜。

会是谁这么大胆敢与朝廷军队抗衡？没听过有何叛党之流呀。

“王爷。”不知何时，两名轩昂男子立于其后，“查到消息，为七彩云天所为。”

男人缓缓偏头：“七彩云天？”玩味地吐出这几个字。阳光下的面庞黝黑，一看便知是久经沙场之人。身材伟岸挺拔，周身盘绕着难以令人靠近的高贵气势。

身后人道：“七彩云天，乃近两年内崛起的商家，表面上打着行商，私底下却喜好打劫由朝廷押送的粮饷。”

另一人道：“其也诛灭恶霸贪官，且将所诛之人六成财物济民，深受民间爱戴，江湖间也以侠义相称。”

男子不动声色，伸出右手，张开仔细看着：“七彩云天？本王倒要看看！”手指蓦然握紧，狂野和傲然迸发于全身。

※　　※　　※

七彩云天

“龙晃云。”裴止天摊开地图，“皇上九弟，定国大将军，镇南王。此人非池中之物，没人敢看轻他。若非他的愚忠，皇上很可能夺了他的实权。”太过于危险的人，都得谨慎对待。她指出七彩云天的位置，“七彩云天平日行事从不怕泄露风声，很容易便可查出底细，今夜起，开始迁移。”

“干嘛要躲躲藏藏？我们行事一向光明磊落，大不了和他们硬拼！”甘泉猛地一拍桌子，桌上杯盏顿时跳一跳。

没人理她。江海举举手：“我们有多少时间？前天还在边陲相遇，但他们十万大军，行动迟缓，应该至少五天他们才到得了这儿吧。”抓抓下巴，“镇南王府离七彩云天还有两天路程。”

裴止天侧侧头，凤眼闪过丝笑：“两天，他们已经到了镇南府，若没意外，正直接往这儿来。”龙晃云的行动力和判断反应力堪称当世一流。呵——值得鼓励。

“啊！”这回轮到江海和甘泉一起大吼了。

“我马上召集人马。”他掌管七彩云天人马，平素就有疾风之称的他调动力迅捷。

“我去打点财物。”甘泉也纵身没影。她和江海搭配起来，应变能力也快得惊人。

汪洋也站起身，刚要去清点些文件，又转回来，有些诧异于裴止天的无动于衷：“怎么了？”

裴止天柔柔地仰起脸，精致绝美的容貌让汪洋险些一窒：“不，我留下。”眯上娇媚之极的大眼儿。

“你确定？”汪洋皱眉。虽说每次计划都由裴止天策划收尾，功夫一流且不露任何马脚。可用言语打响七彩云天名号的就是那个死不肯少说几句的大嘴巴甘泉了，“这次可是朝廷的人。”不是怕，而是他们懒得也根本不想和当朝统治者对着干，他们只是做自己想做的事罢了。

裴止天轻轻地闭眼，难得地露出抹浅笑：“没事。我和龙晃云碰过面，他不会拿我怎么样。”

汪洋浓眉狠拧一下：“嗯。”大步离开会议厅。

一昼夜的功夫，七彩云天撤得干干净净，偌大的宫殿中，仅剩了孤单的一抹身影。

斜卧躺椅上，飘忽地望向由山上引下的泉水。

龙晃云，那个被皇帝极端重视却拿之毫无办法的狂傲之人。京域朝廷宫中打过照面，那分霸气令人印象深刻。不过，那一次却栽在她裴止天手中。学医之人嘛，多少会玩点阴的。想来，照他的那种性子，往后见面的刻意回避算是他强忍不掐死她的

自制喽。

呵——可不能怪她呢，谁叫他出言不逊。那是他自找的。

算起来，离开家，遇上汪洋他们当上土匪也已一年了，再加上辞官的一年半。龙晃云……不知是否还记得他？

私心里，留下来是想见他一面的。

那天在大街，用色诱也是经她同意的。好玩嘛，而她从小到大没穿过几次女儿装，难得的机会，还可以检验一下自己的魅力值。谁想到对象是他。一见面就慌了神地败下阵。这也是她当上军师以来第一次失误。

不过……还真想见到他吓一跳的情形。

她靠上椅背，合上眼睑，想睡了。

才一会儿，就觉得有些累了。一直以来，调养的这个身子，仍是够不着健康。幼时几次差点死于重病，让父亲不得不按算命先生的推卦让她扮成男装成长。大病倒真的不再有。穿男装的惟一好处即是让她比一般大家闺秀多看到了这个世界的不同层面。

她的药师兼先生是自己的叔叔，他生前一直教她如何保护自己，不以偏激看待世界，未成功，却

让她学了叔叔十成的傲骨和冷眼。叔叔死前仍叹息着，他是将她往正确的路上引领呵。她何尝不知，只是喜欢并想拥有叔叔同样的气质罢了。

也罢，少胡思乱想，今夜，龙晃云就该率大军前来。只是不知被放了鸽子的龙晃云能不能自制。

才放松了下来，被袭近的人惊开了眼。

好个狂霸的男人！驻在面前的就是龙晃云了，和记忆中有些出入，惟一熟悉的就是这份傲气了。英挺而威武，很适合恶霸的角色。

一股想笑的念头让裴止天忍不住，弯出个小小的笑来，整个人因此明艳万分。

来人为先前预料错误的恼怒在见到裴止天时完全被惊讶代替。他剑眉深锁，很久才开口：“ 裴止天。” 肯定的口气，“ 你这个假男人怎么在这里？” 一步上前，不客气地握住裴止天的下巴，抬高至能对上自己的眼，他对她的笑颜视而不见，“ 你想和我玩游戏？” 黑眸盯住她无辜的凤眼。他是世上少数知道裴止天是女人的人之一。

裴止天恢复平静：“ 我是被劫来的。” 尽量用最委屈的口气，忍住想笑的念头。这可没错，当时，是被甘泉那小丫头架上山的，而后便莫名其妙留下来当了这票土匪的军师。只因她会医会管账，还能

让甘泉常常躲起来哭，她瞎了眼怎么会找个大克星。

“嗤！”甩开手，厌恶似地拍拍手，龙晃云挑袍坐上她身侧的围栏，摆明了不信，“谁敢劫裴家二少？何况你是男的，女土匪？”炯亮的眸沉下来，“其他人哪儿去了？”

猫似的蜷起身子：“不知道。”真的不知道，汪洋说他找到地方再回来接她，“那你呢？”掀掀长睫毛，“按路程，你们该晚上才到。”现在才上午呢。

他的反应是盯着她：“你有看到‘我们’吗？”

失算了，忘了他虽是个聪明人也会提前来送死，应该设陷阱。裴止天浅笑开来。和他对阵，似乎很好玩。

龙晃云盯了她一会儿，才一起低笑。这个裴止天，仍是不好惹。

两条人影闪到面前，抱拳：“将军，人全撤走了，除了他。”指向裴止天。

“没留下任何重要文件，大宗难运物品倒是剩下不少。”另一位道。

龙晃云一挥手：“把镇南王府迁过来。”恢复冷峻，“走吧，裴止天，介绍一下哪儿适合我住。”

裴止天？当年差一步升上丞相与其父平职的聪

颖状元？两条人影面上闪过诧意。

淡淡扫他们一眼，裴止天缓缓起身：“ 不介绍一下 ?” 仍得仰起头，才对得上龙晃云低视的眼。

龙晃云倒背双手挑了挑眉 :“ 冷炎，冷炙。”

人影抱拳 :“ 见过裴少爷。” 世代为官的裴府兄弟都是厉害角色。除了一个老大，莫名其妙地成了异数。

裴止天柳眉一扬，倾倾头，信步往院内走去：“ 请跟我来，王爷。” 传闻没错，冷炎、冷炙真是他的死士，看来，想杀他，也不易。凤眸染上笑意，不知用药干掉他，她会不会出名。

龙晃云走在裴止天身侧：“ 听说你被劫来一年了 ?”

甘泉那个大嘴巴！下次要用药药哑了她才行。轻道 :“ 王爷的情报网真不错。”

龙晃云无声地掀起唇角，凝望身后十步之外的两人，才移回矮他一头的裴止天身上：“ 你的身子还是很差 ?” 她给人的感觉风一吹就倒的。

裴止天好脾气，顺手拂过栏杆玩着：“ 王爷的疾风还好吗 ?” 假笑一下。敢提她的弱点！

“ 托福。” 龙晃云也笑得没诚意。他的爱马疾风，只由她抚了一下，就瘫了三天，可见这女人，

够毒的。想一想，“令弟已握刑部大权了。”回想到那个一天到晚笑咪咪的人，他可比面前这个不阴不阳的好太多。

无邪掌权了？沉思一下，才开口：“那……我爹呢？”垂下头，太久没联系，唔，反省一下自己的不孝吧。

龙晃云挑高浓眉，不愧是女人：“恋家了？”收到她的横眼才抱手道，“裴丞相一切安好。倒是我南下前，无邪托我打听你的下落。”

裴止天眨了眨眼。

无邪？有些敏感地意识到有地方不对。仰高头：“你和无邪很熟？”他的话语一点儿也不像是一年可以培养出的友情。他们什么时候关系这么好了？她怎么不知道？

龙晃云耸耸肩：“男人嘛，各种场合及竞技都能增进友谊。”听出她言语中的怪异，再次挑了眉，“当然，顾及到你身体问题，某些友谊是难以培养了。”很好笑地看到她连寒毛都竖起来的敌对样，故意激怒她似的，“我和无邪，也认识有四五年了。”

四五年?!裴止天边咬牙边抑制住手心的发痒。无邪都没说过！

深呼吸一口气，裴止天不怒反笑：“ 原来是无邪的好朋友。放心，我一定会妥当安排王爷的。”手一伸，“ 请。”

低头俯视她突然变得捉摸不透的脸，龙晃云心底狂笑三声。原来她的弱点是裴无邪。有意思，这一次两人总算是杠上了。

冷炎、冷炙打量着十步之外定住的两人，不解地对望，他们怎么了？

※　　※　　※

七彩云天。

汪洋特地按她的设计而造了一个小院子，在七彩云天最深幽处。平日是最安全，而今则成为最难逃脱的地点。这算不算凡事有利必有弊？

裴止天懒洋洋地踱到窗边，看向远处的青山绿树及天空压低的阴沉乌云。

刚飘了点小雨，却仍听得见士兵们操练的声音，把她吵得再也睡不着。她只好梳洗了起身，那些闹得山林不得安宁的声响却停止了。真是……

幸好才一个月而已，万一一年下来都这样，她发誓，用于甘泉的哑药会免费赠送给这些兵大哥们。

纤手探向窗外小了很多的雨。

一个月了……汪洋没派人回来，是没找到地方还是进不来？七彩云天在她的布置下易守难攻，而这一个月来，加上龙晃云实战经验的补充设置，压根是插翅也难飞进来。

三角形的箭塔……啧，以后可以窃用。

不过……好端端一个镇南王府，没事干嘛弄得像个兵寨而非仕人的府邸，龙晃云脑袋里装的是什么？真是没一点人味。

外边的木楼梯吱吱作响，不久，门口传来两个侍女的声音：“裴少爷，您的早膳。”

“进来吧。”拉拢外袍转过身，把遮到眼的发拨开。龙晃云还不算虐待她，至少找了两个侍女来服侍。不像整个七彩云天，八成不把她当女人看。

侍女们端了盛早餐的盘进来，偷抬头，正瞥见裴止天撩袍坐下，优雅得让两人都红了脸，忙低了头，不敢吭声地摆开碗筷。待裴止天点了点头，才退到一边收拾屋内的东西。

皱眉。咽下最后一口菜。

裴止天拿起一边的手巾拭了手才开始诅咒龙晃云。是不是蓄意要毒死她？怎么仍是那么难吃。要不是这一年在七彩云天吃惯了洗不干净的菜，今天

真的不用因连续九次夹出虫子而不再动筷。喝一大口汤，好咸哪！不知道今天又补充了多少盐分。

“王爷在什么地方？”得去瞅瞅龙晃云那伙人吃什么，若比她好，就等着她帮忙加料吧。

侍女边收拾桌子边细声细气地答：“裴大人可以去问冷炎大人，他就在楼下。”

“哦？”在楼下，“这一个月来他都在下边？”这一个月来她可没下楼一步，就连洗澡水都是叫人抬上来的。

“是。”

挑了挑眉，冷炎是监视她，还是负责送她到任何地方，“你们下去吧。”看她俩退下，才起身，随意整了整衣着，换了件厚外袍，出门去。

踩着响得有节奏的脚步下楼，没由来心情变得很好。

天空放了晴，刚才的阴雨天消失得若烟若雾。被雨洗涤过的天空，美得明净动人。

阁楼占地面积很大，楼梯特意造得很长，让楼中人有足够时间处理好自己的事。

“冷炎。”懒得瞅人在哪儿，下了楼便唤。四下瞄，比较一下，龙晃云的死士和那个鬼灵精甘泉会不会都是从一个地方冒出来？

“ 裴少爷。” 无声息的，背后有声。

翻个优雅的白眼，这人适合去当背后幽灵。转身，优雅倾头 :“ 烦劳冷大人领在下拜见王爷。”

冷炎面无表情 :“ 请裴少爷随我来。” 转身即迈开步子。

裴止天歪歪头，抬头望向远方的山，慢悠地向冷炎走去。他走那么快，是不是因为太胖？凤眸闪过亮光，双手在背后捏着偷摘下的叶，转着玩。

2

中后部的七彩云天还不太像兵营，隔不了二十米已有了人站岗。瞅着兵士们向冷炎行礼，裴止天不变缓慢步伐，沿着小鹅卵石铺成的路往前行。记得，这些小卵石可是她特地拽着江海、甘泉到山泉那儿挑来的，两个月的时间，才从大小二十多座山的山泉中挑选出来。可惜喽，变成大兵们的脚下物。

逛到原土匪寨中心，现龙晃云居处。

冷炎抱拳：“请裴少爷稍侯，我去通报一声。”

裴止天稍闭眼：“冷大人，烦劳。”

皇族的等级森严哟。看到门口的兵士冲他行礼，心里化出抹冷笑。君臣、父子、兄弟、夫妻，甚至连妻妾及奴婢之间都有各自的严格礼教区分。

打破一个玉杯，商家罚俸，官家掌嘴，宫廷里八成就要砍头了。

算下来，低层的人被压得死不能翻身也全拜这等级所赐，可笑的是，人们却仍是对这些制度追攀不已。人生奋斗，是不是就为了成为人上人，光宗耀祖？

相较于刚才的冷炎，因为她为当朝丞相的女儿，也曾差一点爬上丞相之位，更因为和龙晃云相互认识，所以尊她声“裴少爷”，倘若今天她只是一个人，和他冷炎的主子根本算不上流，这些士兵又会如何？

是人天性谄媚，还是人天生就被言行教导出谄媚。

冷炎从园门走出：“裴少爷，里边请。”

应该是后者。裴止天举步前行，迈入自己熟悉的庭院。记忆中，汪洋喜欢东西凿些密道，不知龙晃云有没有发现。

屋内不止龙晃云一个人，还有另两位与龙晃云一齐名扬京域的战将。

“坐。”龙晃云他们显然只是在闲聊。

冷炎进屋后，即退到一边与屋内的冷炙一起站在龙晃云身后。

裴止天点点头，给自己倒了茶才坐到最顺眼的椅里。

“追风，向阳。裴止天。”龙晃云介绍双方。追风、向阳作为他的副将深受皇上信赖，因官职，只得兵驻王府，并不能入宫。裴止天也只是凭名号猜测而已。

“我们正在商讨如何着手这块乱世之地。”龙晃云坐桌边，随意将杯盏压住地图一角。

“我只想问你们，什么时候可以让我离开。”没必要说废话。

剑眉不挑不扬，龙晃云冷笑：“裴止天，七彩云天仅剩你一个观光客，我怎么可能放你走？”

“那就让你的士兵闭嘴。”害得她每天都睡不好，“而且，王爷少了侍卫，我担心王爷性命有危险，最好以王爷为先。”死了最好。

龙晃云懒洋洋支起下颌：“要不，我们做个交易？”

柳眉弯了一下，纤手交叠，目光盯向他，琥珀色的眸仍是无神的样子：“我以为王爷是不屑与人谈条件的。”

龙晃云的反应是耸肩：“我也曾这么以为。”

凤眸一眨：“王爷不会这么缺人吧。”粉唇有点儿下撇，他在暗示什么？她只想清静一下。

龙晃云眼里有赞赏：“我要一个军师。”大手一张，止住她的举动，转而拿起桌上一叠卷宗，“七彩云天从一个不算弱的土匪帮转成一个民皆赞誉的江湖大派，我以为，你的功劳不少哟。”

果然。裴止天觉得苦哈哈的，转转脑：“你只要这个？”

他的答案像道谜：“有了这个，什么我得不到？”

“如果我帮你收复南疆呢？”当他的军师才不要，别想！

“我坚持我的观点。”龙晃云扬起剑眉。

去死吧！裴止天起身，轻雅地抚着袖子：“我明白了，请王爷准许止天思考一下吧。”美丽的单凤眼飞快地闪过丝什么，朱唇抿出好看的弧线，整个纤影移出门去。

“冷炎，冷炙。”龙晃云敛下所有神情，“盯着

她。”

“是。”两人消失无影。

“你们觉得裴止天这人值不值?”反背双手，起身，踱到窗边。

“王爷，只能看到他有一定学识，可给人的感觉并非忠心不二之人。”一直默不做声的向阳开口。

“裴止天似乎反感王爷。”追风道。

“她……很……”龙晃云伸手，摘下窗外一朵血红花儿，华美亮丽，“她很国色天香，太易于用那副皮囊引住所有注意力。而且，做得很成功。”

向阳、追风诧异地对望一眼，所有人都没听过王爷有断袖之癖啊。

“他很危险。”基于职责，两人仍是开口，“王爷三思。”

“何况传闻中的裴止天向来是个深不可测之人，也许正是因他这种令人迷惑的态度才让人捉摸不透。”

“哦?”捏着花朵儿，龙晃云侧转身。他们误解了什么？一笑，凝着手中的花儿，“你们都没说，猫儿固然是可爱，可它的反扑有时也会让人伤一两层皮的，且它太易记仇了。”扬手将花丢回大地，“加强外围，若没什么意外，小猫儿要飞了。”下巴

一昂，他眼神阴沉地望向天空，“ 让我们看看一只猫儿如何飞吧。”

七彩云天后院。

进院门，裴止天不忘东摸一下西碰一下显示主人的特权。回头瞟眼那多了一倍毫不介意跟在五米之外的人影，她忍住翻白眼的欲望。龙晃云还算聪明嘛，居然会怕她逃。

轻巧地上了吱吱响的阁楼。

入夜。

裴止天轻巧爬下床，摸黑，换上女装。

种种推测表明，今夜的女装逃脱机率最大。她裴止天本来就是女人，也从不避讳穿女装，呃——只是不常穿女装罢了。嘿！终于有机会去试试龙晃云能吃惊到什么程度了。

呼——深吐出一口气，推开门。

园中是沉睡的冷炎冷炙。他们也不想想这是谁的地盘。

裴止天发觉自己的唇角掀得很高，忙止住狂跳的心，迈出想象中的莲步向龙晃云那边移去。不需要紧张……不需要……

龙晃云屋前有卫兵。

裴止天掩面：“ 王爷唤我来的。” 素手悄悄一扇

空气，两个卫兵来不及表示，便直挺挺倒下去。她玉手遮上朱唇，掩掉弯起的小小笑意。

走入院内，屋内已灯火尽灭。

迟疑了一下，他不会也有女人陪着吧……不管了！

轻轻推开门，“咿呀”一声，门向两边开去，没有上锁。他睡觉这么安逸？

龙晃云干脆睁开眼。他要瞧瞧是不是家贼。今夜为方便去逮猫儿，所以掩着门入睡，没想到真有贼子进来，看样子，非家贼不可了，还是个……女贼。她有没有常识？居然穿裙装来行窃？整个七彩云天只有三个女人，看她向床这边来……不会是来找他临幸吧。

密道一般在床边。

犹豫了好久，才下决心往床边移去。裴止天觉得莫名兴奋。没好气地偷偷拍拍自己，是要逃命哪，兴奋个什么！

边走边打量床上庞大的身形，期望他睡着，别起来，迷药只剩下了这么些，别在她能出逃时闹出乱子了。哦！还得带一套他的男装去换。

她想完马上转向衣柜那边，摸黑翻出长衫衣裤，包好，再回到床边。据书上记载，密道一般在

床板之下……怎么让他起来？再弄昏他？

舔舔下唇，咽掉紧张，探手向他。

倏的，让裴止天惊愕的是她的手还未碰上龙晃云，自己的手便被一只大手握住，随即，巨大的黑影由躺变为坐。

低沉浑厚的嗓音响起："挺好看的。"

反射性的，要抽回手，却被捏得更紧更痛。轻轻颦眉，他居然醒了？自己实在太低估他了，咬住下唇，她下一步怎么办？

没待她思索，他已充满侵略性地探脸至她面前："怎么不说话？"

粗重的鼻息拂在她脸上，让她的思绪受到严重干扰。想躲，被他猛一拽，不由自主扑向他。

"原来不是哑巴。"他的声音满是得意。手臂有力地搂住她纤细的身子，"为什么发抖呢？你不是来求我临幸的吗？啧，瘦了点，不过手感还行。"

我的天！他居然还上下乱摸！！

在被制住的情况下，裴止天躲得很辛苦。这个王八蛋！她看得没错，他果然是个大色魔！她来是想逃跑，不是求他临幸来的。忍不住，狠狠向他乱动的坏手咬去。

龙晃云猛地推开她。

裴止天一个不稳，跌坐在地，皱起小脸。屁股好痛。摸索着，把药捏进手里。

“呵……”低笑从他的喉咙深处发出，“你让我想起一只猫儿。只是……不知你是否就是她？”高大的身形自床上下来，一步步向她踱近，“想一想，她是只倾城的猫儿，就不知你——”

她猛然跃起，手中粉末撒向他，自己则紧紧屏住呼吸。

他一窒，身子摇摇晃晃歪下去，却在最后一刻将她拉倒至他身上。

裴止天有些慌了，脱口而出：“你该昏了！”这药没剩下的了。

“果然是你。”龙晃云声音听起来有些咬牙切齿，“裴止天你……这里有密道？”

月光终于斜斜照亮屋内暧昧交缠着的两条人影。

察觉他黑亮眸子逐渐涣散，她笑了，醉人而又幸灾乐祸至极：“王爷，你比我想象的要厉害多了，可惜呀。”

“是吗？”他扬起一个邪笑，突然压低她的头，唇印上她的唇，准确无比。

啪！！！

留着耳光在他颊上，她人已躲得老远，黑暗中传来低斥：“龙晃云，你太过分了！”

“那你呢？”懒洋洋地低笑，“裴止天，你也不……差……”声音没了。

“咦！可恶！”纤小的身影等了一会儿才出现在月光下，踢了准尸体几脚，才开始找密道，潜下去。

※　　※　　※

两个时辰后。

“王爷！王爷！”屋外灯火通明，大门马上被推开，冷炎、冷炙冲进去，发现地上的人，大惊，“快去叫军医！”

再两个时辰后。

龙晃云睁开眼听到的第一句话是——

“裴止天迷昏属下逃了。”

冷酷之至的俊脸上浮出个笑意：“我知道了。”挥退众人，龙晃云闭上眼。

裴止天……厉害！

※　　※　　※

“呸呸呸……”裴止天套着龙晃云过大的衣衫

显得十分可笑。毫无形象地蹲在小溪边漱口，更是毁了她原有的形象。

“真恶心！连舌头都伸进来了！”很没好气地提着下摆起身，“死王八，这一次我不整得你叫天叫地，我就不姓裴！”罩着大衣服的小身形，摇摇晃晃往山下走去。

在南疆城里发现了汪洋留下的特殊记号，很容易便找到城郊的土匪帮。他们没走远，只不过攻下了另一个山头，灭了另一个仇家兼恶霸，暂居下来看情势。

当裴止天出现在山寨门口时，第一个大哭出来的竟然是甘泉。

所有人都奇怪地瞪她时，她才猛收眼泪边抽泣边脸红地大叫：“看什么看！本姑娘把口水当泪水奇怪吗？”

江海叹气，攀住她的肩：“我以为你要假意先感动止天，再趁机背后捅她一刀，原来不是啊。”

“你才是！”甘泉大叫。

汪洋微笑：“你回来了。”

裴止天扯扯身上过大的滑稽服饰，耸肩：“他们过于看重我的地位了。”

“才不，老大已准备今夜进攻了。”甘泉快嘴

道，“ 哎呦 !” 立即捂住头，一个跟头闪得老远，“ 喂 ! 臭江海 ! 我说实话，你揍我干嘛 ?!”

“ 因为你欠揍。” 江海没好气。

“ 从密道出来的 ?” 汪洋瞥眼看到她靴子上的泥。

裴止天点点头，先进入堂内：“ 我们聊一下。” 得抓紧时间，再不可小看龙晃云了。

汪洋了解地喝退众人：“ 江海、甘泉，你们过来。”

四人围着八仙桌坐下。

“ 要不要成为官府军 ?” 裴止天给自己倒了杯茶，细品。

汪洋，江海，甘泉对望一眼，室内陷入安宁。

裴止天幽雅地为自己倾上第四杯茶时，汪洋才开口：“ 龙晃云？听闻他是个凶残的人，虽然战绩斐然。”

轻搁下茶杯，裴止天凝向汪洋：“ 作为一个统领，他是现在不可多得的明智将军。” 实在不愿讲那个混蛋的好处，垂下眼睑，“ 他作战时，敢大胆起用新将，所以常以奇术获胜，这其实是新人新点子。平日，他在王府，广结名人雅士，重才且擅用才。”

江海摸着下巴：“ 我相信你，止天。但，我们并不愿成为官府中人，只是想安逸地在七彩云天生活下去而已。”

裴止天耸耸肩：“ 我在那边听到，他是要将我们作为第一个目标除去。”

“ 大不了跟他拼了 !” 甘泉一拍桌子。

没人理她。裴止天慢条斯理道：“ 若以另一种稍微激烈的方式让他明白，灭掉我们并无任何好处，那他会考虑和我们联盟。要知道，若有我们的帮助，他想取下南疆事半功倍。”

“ 什么方法 ?” 汪洋靠向椅背。

裴止天缓缓抬起头，眼神亮得让三人同时屏息。

粉唇吐出几个字——

“ 攻占镇南王府。”

绝美的笑，浮上清艳的面庞，其间交织的美丽和邪恶让人从心底打出冷颤。

甘泉下意识抹抹脖子，发誓在裴止天对她露出这种表情之前，一定要好好做人——真是，太恐怖了。

❊ ❊ ❊

南疆城近来喜洋洋。皇上亲派的镇南王终于到

达南疆，而第一件事并非让各地官员拜见，而是开仓放粮，并采取一系列治水养地的利民之策。

镇南王府

“ 王爷真是为人民谋福了。” 一票官吏赞不绝口地聚在大厅，议论且等候着新到王爷地第一次召见。

“ 是啊，南疆总算有福了。”

一个管家模样的人从后院出来：“ 王爷到！请各位大人入座。”

声音刹时静下来，所有人忙归位，恭敬地取下官帽执于手中。

白纱帐后的座椅被高大身影占据，其身侧分别站立了两个护卫。

管家垂低的头，终于昂起，露出令人惊艳的面孔 :“ 各位大人入座。”

众人入座，没人敢多瞄管家一眼。

白纱帐内的人开口。

“ 本王今天召你们来是共商如何处理南疆所有山盗抢匪的事。”“ 王爷 ” 咳嗽一声，“ 全南疆，有二百五十四家山盗，你们认为该如何解决才不会殃及民众的安全 ?”

官吏们一下子又议论起来，其计策无外乎以暴

制暴，全歼；也有人说此事要从长计议，多少年来都未解决的事不会因为一个王爷的到来便立即平定；还有人建议由官府出兵保护来往商家，既得名声又取利润，一举两得。

再次安静下来，帐内人又开口。

“众位说的各自有理，但本王以为招安更快。如果我们对其劝降，让其组成镖局，遵守一定的规矩，并保证不再侵夺南疆人民的财产。若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不悔改，本王不介意用武力消灭。”

官吏们怔了下，沉思不久便都说好。

“好吧，请各位大人先回去，马上张贴通告，要以招安优先，不可提任何附加的条件。”

“是。”

管家再次放开嗓子：“恭送各位大人。”

待人尽散去，白纱帐才被撩开：“嘿！真有你的。”江海率先走出。

“是呀，一发布下去，那个什么王爷，骑虎难下，若真的回来当王爷，他也不得不以招安为上。”甘泉笑呵呵地顺手抓过桌上的桃子开啃。

“如果龙晃云表面不得不招安七彩云天，私下里又处死我们几个泄恨，怎么办？”汪洋没好气抢白道，“我看你们进了王府，就以为所有问题都迎

刃而解了。”

“所以下一步，要逼他允诺不杀我们。”裴止天摘下管家帽子，后捋的头发全部落下，覆住掉光洁的额，“我们要直接杠上七彩云天。”

“真假美猴王？”甘泉笑了，大咧咧一拍胸口，“交给我去办。我可以激出他们！”

“甘泉。”江海看不下去了，忙拉住她，“人家还没行动你就已经被激了。等下一步好么？”

甘泉小剑眉挑得很高：“干嘛要这么依赖止天？万一半途中她嗝掉了，你们也要捧着她的骨头占卜吗？”

话一完，马上见着江海和汪洋在认真考虑，甘泉直接倒地：“喂——真受不了。”

汪洋微笑：“止天没那么短命的。”

一向无表情的裴止天居然弯出个极浅的笑来：“甘泉说的没错。万一我死了呢？你们得尽快把计划顺利推行。否则到我没办法再帮忙时，就难办了。”淡淡将目光移向院中，举步过去，心中已有去意。她又不是白痴，直接面对龙晃云，找死哪！

汪洋点点头，江海和甘泉往外去。

他独自跟着她来到院中。

仰头向天，下午还明艳的天一下子又阴冷下

来。五月，叶间仍有嫩意。仍未到夏吗？去年是年后南下，如今也该回去看看了。她美丽而又脆弱的母亲，永远护着她的弟弟和为裴家操碎心的爹。淡然无笑意的笑跃上脸颊，让汪洋几乎醉去。

良久，他才开口：“ 你，是要离去？”

她没回头：“ 乏了。” 有点对不起他吧，仍是开口将这一年当游戏的事给挑明了。垂下眼，目光洒在满院的花儿上，美得与这阴天不符。

汪洋上一步在她身侧，伸手取下朵花，在手中细细看着。

樱唇开启：“ 龙晃云是个骄傲而自负的人，他容忍谏言，听从劝告，但不代表他会真地放在心上，你……能够适应从龙头老大变更为一名手下吗？”

汪洋挑高眉，有些诧异裴止天提出的问题。随即仍是微笑：“ 若龙晃云同意我们从良，我只想把七彩云天改为一个镖局，兄弟们都是粗人，干这行仍有口饭吃；再不，可以在七彩云天后边开田。打打杀杀的日子，都腻了。我是名义上的寨主，也统握了几百人的性命，但并不是什么老大，山寨是靠实力当头的，谁强，谁能让大伙儿过得好就听谁的。从良，我无非只能是一个农人或镖师，没办法

成为一个手下什么的，也不会和龙晃云起冲突。”

他看着花朵儿：“你要弄清楚什么呢？止天。”

“我想知道，男人，是不是都对权势趋之若鹜的。”回头慵懒至极地一笑，“你似乎是个特例，汪寨主。”

仍是撇不去心头的那股窒息，汪洋索性不去理睬：“你四处游玩，就是想肯定你对这世间的看法，或寻找特例？”

“不尽然。”拉拢一下外袍，感觉有点儿凉意。柔柔仰起头，觉得身子累得很。浅闭上眼，“快点儿推行计划吧，我想去休息一下。”

汪洋无声热切地看了裴止天一眼，才道：“随我来，你好好休息，我马上把消息散布出去。”

转身，凤眸微睁：“龙晃云是否震怒，我不知道。”

“我们会小心的。”

放松下来，似乎特别容易入睡。裴止天睁眼时，窗外已满天星斗。

懒洋洋支起身，不觉得肚饿，只是全身仍有股懒劲未散去，让人只想蜷在被窝里不想动。

没点灯。纤手拉过床边的厚裘裹了，慢慢探足摸黑找着鞋，下床。移步到窗边，优雅若仙。

凉凉的夜意，少少浸入衣里来，让人竟觉得似乎有点醉了。

好悠闲的日子，感觉有些浪费。若是以往，她该会燃灯念书或是思考事件。像这样放任思绪走动，真是一种浪费。

夜虫鸣叫着。夜的浅凉让她不愿动。

夜，什么也看不见，仅朦胧的深浅黑暗勾勒出远近的景物。好像……整个人溶于这其间，也变成了这暗黑的一分子。

感觉……好美，好惬意。

绝美的唇，缓缓弯出朵笑来，素手抚过唇边扶向窗棂，一下子笑意由凤眼向全身扩散。整张脸，整个人，明艳起来，突兀的，整个像被烘托似的，在暗夜中完完整整被衬出来，迷人得让周遭灰涩得难以入眼。

流转眸光视线定在圆内暗中某一点。笑容，仍美艳地悬在唇边，没有隐去。

浑厚的男低音，掺着少许沙哑，好听地响起：“挺好看的。”逐渐，高大而强健的身形也在暗夜中一点一滴清晰起来。

梦幻般，两个聚光体隔着扇窗对视。

“上次就忘了问，你说什么很好看？”裴止天噙

着笑问，没有动，保持原姿。

“你。”龙晃云直视她，“虽说你很厉害，但不可置否，你是我见过的最美的女人。”

不知为何，她只觉心跳正自加速，美眸仍是不肯躲避地与他对视：“谁言厉害女人丑鄙？”

“我。”他大言不惭，狂妄道，“厉害的女人往往锋芒毕露便遮掉了其美貌上的优点，而你却充分躲开这个缺点。让人被你容颜迷惑的同时忘了提防你。”

“王爷抬举，一向如此直言不讳而仍受世间女子爱慕，因地位还是财气才艺？”她笑容缓扩大，不自觉歪了歪头，任未束的青丝滑落胸前。

他的笑意也在加深。一步步走向她：“地位、财气让一个男人可以得到所有为地位、财富而生的女人。而我龙晃云还是较欣赏看中我的才气的女人。”

她仍昂着头，娇颜吹弹可破似的柔弱无比：“男人真是奇怪而又贪婪，吃在碗里还看着锅里，有了为财的女人？为何还要强求真心只爱你的女人，倘若真有此样的女人，若她求你为她独善其身，你又如何？要她还是要求财女？”

薄唇笑意不减，低头凝她：“女人也是贪婪而

又奇怪的动物，要求自己的男人有钱、完美，又要他忠于她一个人。闻止天由裴梦从小辅佐大，而裴梦乃前朝一大怪杰，你充分继承了他的想法，又如何看待此事？”

琥珀色的眸子流转，醉人如星辰，樱唇边的笑更为艳容强添数笔，美丽的柳眉微垂：“君可比拟当朝第一奇男子，优点可数，缺点无数，狂妄自大，君以为会有女人忍受得了吗？”

低沉的笑溢出，柔了整张脸的冷峻：“裴止天，你能吗？”

察觉几乎仰断的后颈被整只温暖的大手兜住，她舒服地叹口气：“龙晃云，你又想欺凌弱女子吗？”放心地将后脑的重量交于他。

龙晃云又是低笑：“谁是弱女子？在哪儿？”他忍笑道，“我没有欺负她啊。”

忍不住，裴止天娇唇溢出笑声：“真是罪过，我竟害得最需要保持形象的镇南王说笑了，该死呢。”

他的手扶正她的头：“让一下，我进去再和你说。”

她又是低叫：“哎呀！王爷要私闯闺房了！”让开娇小的身子。她其实不矮，真的不矮，在北方她

都属于较高的女子，可一和龙晃云相比，就愣是会变成他身侧的蚂蚁。没办法，龙晃云的身高太夸张了。

龙晃云利落地跃入屋内：“少胡扯了。”一把拥过她，抚上她面颊的手几尽怜惜，“瞧，冰成这样，到床上去，我还有事和你说。”

“哎呀。”她刚要再低叫，唇猛地被堵住。

用他的唇。

闪电般地啄触，让她的心跳漏了半拍。

“再乱说话，我可不保证改变来这里的初衷。”他押着她到床边，钩了张凳落座。

她乖乖爬上床，不再多吭声。这个孟浪的男人！她还是个未出嫁的女人呀，传出去，以后谁敢要她。忍不住，幽怨地一眼瞪过去。

他很无辜地耸肩，黑暗中都无法让人辨别那脸上可恶的笑：“说到镇南王，我是来问你，你要报复我到什么程度？”

裹紧被子，她昂昂下巴：“你知道啦。”浅笑又止，“其实大部分人都希望有股力量将南疆平定下来。”

“你们怎么知道我不会这么做？”

“我想看你会气到什么程度。”

龙晃云摇摇头：“ 我派人探察过汪洋，他当镖师可惜了。”

“ 那就是他的事了。” 她轻垂下头，企图看清躲于被子下的手指，“ 我只是穿根线，让他当回良民。”

“ 七彩云天有不少仇家，若他当了镖师又能怎么样 ?” 他伸手，玩着她垂下的发，发质柔软滑顺得令他心中暗许，以后一定要找有这种发质的女人。

裴云天倒没想到过这一点：“ 那继续打杀下去 ?”

“ 还不如让他诈死。”

“ 两百多人怎么诈死 ?”

“ 那你说该如何 ?” 他抱着手端坐椅上。

她咬着下唇，微眯凤眸：“ 你的意思仍是要他为官府办事 ?”

他点头 :“ 我可以让他统令兵士，驻守边域。”

“ 他只愿清静过下半生呢 ?” 她反驳，“ 哪有人一辈子想打杀不止的。”

他耸肩：“ 那随他喽，我倒只欣赏他领兵的果断。”

她只是沉思 :“ 这得问他。” 抬起头，“ 你怎么

和他摊牌？”

他看一下其他地方：“到你们和七彩云天杠上，我恢复身份后，我会问他的意见。他是个领军的人才。”

“男人，英雄惜英雄的怪物。”她皱皱鼻子。

他亲昵地揪一下她的耳：“女人，老是不愿把自己的东西被捐出的怪物。”

她竟有些撒娇了：“不行啊！”

“行。”他似乎很容易被她逗笑，“那你呢？被本王招安？”

“不告诉你。”看向窗外，惊觉天已微亮，忙伸手推他，“喂，你该走了，王爷，天一亮被人看见可不好。”

他闻言爽朗大笑：“哎呀，恶女子利用完人就赶人了。”

她脸红道：“说那么难听，你才利用人，快走啦。”

他替她拉拢滑落的被褥，低头与她额顶额：“留下来，嗯？止天。”

感受他的鼻息，她不敢看他的眼：“你快走啦！”

他笑了，飞快吻她一下：“别走。”闪身离去。

她捂着唇，呆呆坐床上，半晌才吐舌：“才怪！”吃她豆腐就以为她会听他的？门儿都没有！

她与汪洋他们一齐用早餐。

甘泉头也不抬地大口大口喝粥：“止天，你今天心情特别好？”

倒是裴止天淡然抬起头瞄她一眼：“哦。”又垂下头，慢慢吹凉勺中的粥才入口。

江海嚼着肉块：“昨夜你屋里有人？”

裴止天再抬头，褐眸印上江海的故作自然状：“你以为是谁？”

汪洋放下杯子：“昨夜有兄弟发现有人在府外接应，天微亮后回去的地方是七彩云天。”

“唔，你们以为我做了什么？”心里有些发笑，静静用好早餐，“我要到城中一趟，今天还有几位官爷要来，你们自己看着办吧。”轻起身，冷不防地开口，“甘泉，好像你昨天一夜没回房哦。”

“呃！”甘泉当场被呛住。

江海横瞪过去，脸色立即拉了下来。

裴止天微挑着眉，心情极佳地上街去喽。

3

傍晚。

王府张灯结彩，王爷大开府门，与登门的义士们商论武技，共同讨论如何对付南疆周围的土匪群。

前院比枪论剑。

一抹不起眼的身影悄悄退回后院。不久，两条人影也悄悄跟随。

摘下管家的帽子，随意搁在亭中桌上。裴止天深吸一口气，实在有些受不了那种热闹的场合。

一个人从墙头跃下，无声息的，却刻意放开气息：“怎么你不在前院？”

回头，看到来人，裴止天才吐口气，坐到椅上，拿起茶壶倒了两杯茶：“我喜欢安静地思考些事。”

龙晃云步入亭中，坐在她对面，拿起茶杯，没出声。

而裴止天眉头微颦，突然开口：“ 他们没有到你那儿？”

他望了眼她，空出的另一只手抚上她的眉：“ 不爱看你皱眉。” 动作自然得像夫妻。

她也没觉得什么不对，自然地任他去：“ 什么样的？”

恐怕只有他才了解她说什么，收回手是因为她不再伤神的样子，转而支住颊：“ 昨天还信誓旦旦，今朝语气中就搀杂了太多的不确定。”

她揉一下两眉之间，抬起眼，琥珀眸充满确定：“ 他们在怀疑我。” 白他一眼，又低下头去看摆在她面前的瓷杯。夜里的清茶，再怎么看，都浑浊无比，“ 都是因为你。”

“ 因为我？” 他冷笑，“ 我们合谋是事实，不用怀疑。”

“ 是啊，真理直气壮。” 她嗤道。

纤手探出，拿起杯子轻轻晃动，茶水有一下没一下地淹过杯沿，每次在正好齐杯沿的那一刹那降下去。周而复始的，印出个破碎的自己来，绝美而冷艳。不知是不是不笑的原因。

静静的后院，隐约听到前院传来的喧哗。

好久，裴止天才再次看向龙晃云，朱唇轻启：

“你来这里做什么？”这人很闲吗？还是没节目让他打发夜里的时间，来这里找她闲聊。

深不见底的黑眸直直看向她眼里：“来看你，想你了。”

粉颊快速闪过个淡得不能再淡的笑：“王爷又说笑了，心情好便如此，心情不好岂不是会将止天五花大绑带去七彩云天？”

他笑了，笑得邪气而狂妄，看她不自觉仰高的下颌，目光一直滑向她雪白的颈项再一同没入衣领内，继续下视，不动声色盯着她平坦胸部好一会儿，才对上她无波无动的眼：“如果我高兴，我会如此。”

这个色性不改的登徒子，看哪儿呢！她仍平静道：“王爷以为南疆官位最大就没人执行王法了吗？而且强抢的还是个男人，传出去，对王爷名声不好吧。”

他低笑，捏着手中的杯：“多谢提醒，我会记得事先让人替你换上女装，再绑你到我那儿。”

“多谢了。”她没好气。

他没再作声，只是静静地凝视着她。

而她思考着如何让汪洋他们快速执行计划，若拖到龙晁云不耐烦，自己找上门，她就没时间开溜

了。

唔，偷瞄眼对面的王爷，不知放他鸽子，他会如何？连占他王府，他都能面不改色地夜潜进她的房间问她缘由，不得不肯定此人自制力惊人。真想看他真被激怒的样子呵，不晓得火力会不会强到轰掉半个京域？

她为自己的坏心浅笑了。

在她脸庞的整个色调明艳得令人屏息的同时，也牢牢吸引住龙晃云痴然的目光。

院门后黑影对视一眼，继续静候下去。

※ ※ ※

第二天。

“计划推迟？”这句话令一向平静无波的裴止天都挑高了柳眉。她不会这么倒霉吧，还是老天要惩罚她要她定栽到龙晃云手中？不行，她才不信她放不了他鸽子。

汪洋看着她：“我觉得还是不要太冲动的好，万一龙晃云真的火了，我们没能力对抗他的。”

江海也点头：“我去找他时，看到七彩云天增加了太强的火力设施，没有能力是达不到这种程度的。”

甘泉不屑地撇嘴，却没说什么。

“那你们看着办吧。”不管了，让他们谨慎去。若龙晃云真攻上门，结果仍是一样的。惨的无非是那些被蒙在鼓里的官员，那会吓死一票的。总之一句话，她要回家！

起身，裴止天抚平后摆：“我去买些东西。”昨日上街是去买马匹，老板说今天有千里良驹，可以去看一下。顺路打算游山玩水回去，买匹好马，省得费心照料。

“止天。”汪洋唤道。

回眸，没吭声。

“这些天，龙晃云的官兵有不少在集市上，要当心，”他有点担心地道。

她颔首。转头离去。动她？这个世界上想动她的人多着呢，还没轮到龙晃云手下那几个小兵。

一个人在热闹的市集上，吸引住不少目光的状况早已习以为常。没办法，有些人就是天生丽质。

“哦，公子，您来了。”马市老板一见到她立刻上前。这人太抢眼，想记不住都难。

裴止天礼貌地点点头：“马在哪儿？”

老板笑呵呵：“公子，那马就在后面，待您去看呢。”圆圆的身子带路向后走。

转到后院，裴止天第一眼就相中了这匹通体雪白的马儿。和龙晃云的疾风好像！全身上下没有一根杂毛，美得似上天呵护下眷生似的。

移步上前，伸出纤纤细手。

马儿乖顺地低下头，任她抚摩。

马儿近看下更是美得令人窒息，她微侧过头，对一边的老板道：“我要这匹马。”抚着它的毛，好舒适。

“呃……”老板面有难色，“公子，您……”

“有人买了？”她没回头，依旧抚弄着马儿，“退钱，我一定要买。”当年也是，她第一眼就为疾风所倾倒，无奈，是她对头的马，没弄到手，这次无论如何她也要搞到手。

“呃……”老板仍是吞吞吐吐。

杀价吗？她不在乎。回头问道：“到底什么价？”有些不耐烦他的犹豫，生意上门还推脱。

老板抹汗：“可，公子，这是别人的马。”

什么？!

美眸转啊转，终于又落到马儿身上。素手抚上下巴，唔，可不可以偷走它？

浑厚的笑自背后响起：“想都别想。”

裴云天猛回头：“怎么又是你？”这人阴魂不散

吗？

龙晃云因见到她，笑意丝毫未减退，高举双手：“巧合，纯属巧合。我只是来这儿看看有什么好马。”

怀疑地瞄他很久，再瞄卖马人，既然纯属巧合，就让她当作没看到他。

龙晃云好笑地见她很迅速地自动把他消掉，向另一侧的马廊走去。

两条人影闪到他身后：“王爷……裴止天？”

“你们候在这里。”龙晃云举步向裴止天走去。

“是。”冷炎、冷炙瞬间再度消失。

老板指向一匹黑白杂花的马，口若悬河地介绍那匹马儿的好处。

裴止天兴趣缺缺，小心避开四飞唾沫的同时，懒洋洋地四处瞄着，看看还有没有感兴趣的马。

龙晃云直走到快贴上她的背才开口：“怎么没精打采的？”背手，深吸一口她发间传来的清香。

她慵懒地侧仰高头看他：“把疾风给我。”实在想呕，那匹马杂毛丛生，怎么可能是千里马？老板还说什么是两匹五百里马的驹子，所以一天可跑千里。骗鬼啊，谁信？

霸道的丫头。他以同样慢吞吞的语气问：“为

什么？”

“凭我把七彩云天……哦。”想起来了。柳眉一挑，“他们把计划推迟了。”不是想帮谁，只是不愿让他以为她是失信之人。唔……她干嘛要计较她在他心中是什么样的人啊。

龙晃云的反应是无所谓地耸肩：“我只给他们二十天的期限，待我堵死七彩云天所有的密道，我就会进攻镇南王府。”

嚣张。她撇撇唇，转回头：“老板，有没有别的马？”八成疾风下辈子才会属于她。算了，她也不强求。

龙晃云看她晃动的后脑勺，低道：“若你一同被本王招安，本王会将疾风赐予你。”

“谢了。”没什么兴趣，她怎么可能“被招安”？再说，直接去抢一定更快一点。

马市逛了一个早上只挑了匹纯黑的马。裴止天还算满意，打算叫它炭王，如果那个龙晃云别老跟着她，那一定会更满意。

选完了全套马具，来到马市外围。看天色也是该回去的时候了。

回头冲龙晃云点头，上马离去。她还算有教养，否则早一脚踹过去了。怪的是，龙晃云不是以

冷面闻名吗，怎么今天一直从头笑到尾，下巴脱臼了吗？

算了，该考虑一下回镇南王府后，以什么方法开溜较好，老想那个没营养的人真是浪费脑力。

马市门口的龙晃云直到裴止天背影消失才回转身：“她背后那两个人是谁？”步子不停，向马市内走去。

冷炎冷炙紧跟其后：“回王爷，是七彩云天二当家江海和三当家甘泉。”

疾风见了他一阵欣喜地欢叫。

龙晃云上前将爱马牵出来：“去盯着他们，一旦他们对裴止天不利，马上通知我。”翻身上马。

“是。”冷炎也牵出马，向裴止天走的方向追去。

冷炙默默骑马跟在龙晃云身后。

裴止天，这个惟一能让他全身心放松的小东西，以前怎么会那么讨厌她呢？这次一见她只会让他禁不住去逗弄她，爱极了她撇开冰冷面孔后的各种表情。

也许是她的聪颖符合他的脾胃吧。

“去！”喝一声。疾风得令飞驰向七彩云天。

镇南府。

“回来啦。”汪洋正好从里边出来。瞅见她一并牵回的马：“买的？”上前仔细看了看，“不算太好。”

裴止天下马，将缰绳交给小厮，才拍拍手道：“捡的，半途。”对上汪洋不信的眼，才改道，“骗你的。”转身往里走。

看她较以往开怀许多，汪洋只有苦笑。在原地等了一会儿。从江海和甘泉门口进来。他开口：“如何？”

甘泉道：“他是去买马，但龙晃云果真在那儿。”

“会不会是巧合？”汪洋闭上眼，满脸不舍。

江海拍拍他：“他把计划推迟的事向他说了。”

汪洋沉默了好久，才开口，缓缓道：“将他囚禁，但别伤他。”

江海点头：“是，老大。”

于是，在种种阴差阳错及明显的误解下，裴止天吃了第一次牢饭。还算她运气不错，至少她还不是莫名其妙地被踹进大牢，而是最惨的一种——冤狱。

大牢内，裴止天仰头盯着高墙上木条间隔的天空，粉唇噙着丝浅笑。

她要杀了龙晃云！一定要！

王八蛋！

“止天。”汪洋的声音自木门外响起。

慢慢回身，裴止天敛去笑意，修长的身骨随意拣了个墙角落座，才抬首望他：“汪洋。”

汪洋心疼地看她无所谓的表情：“你真的和龙晃云合谋？”她刚才被江海抓起来时，一言不辩地就进来，没反抗更没反驳什么。

舒服靠坐着土墙，全然不管会弄脏衣与发，双手搭拉在双膝上，静静开口：“是。”反正也是事实，她又没做错什么。

汪洋挥退其他人。看回那张令他揪心的佳容：“你不能说一些什么吗？”好心疼呀，他一向身子骨弱，怎受得了这般对待啊，“狱里太脏乱，入夜冷若寒冬，你怎受得了？”

完美的唇形掀出抹淡至极的笑，没吭声。

他在怪自己吗？汪洋闭了闭眼：“我爱你，止天。”

眼皮跳了跳，他发现自己是女人了？

“虽然你是个男人。”汪洋满眼痛苦，“但你是那样的美丽，聪慧，惹人怜爱。我第一眼看到你，我就……”

笨蛋。没听下边的话，裴止天忍住打哈欠的欲望，猛的，突然想起来，那汪洋爱上是男人的自己……更糟。

“止天。”见他一脸惊愕，汪洋不禁更加羞愧，他不该说的！早知会吓到他，他应该一辈子将这分感情藏于心底的。不敢去看心爱之人露出的鄙夷，汪洋匆匆转身，“我会再来看你，希望你把和龙晃云密谋之事说出来。”说罢，匆匆离去。

只觉得乏了，闭上眼。心底有一丝哭笑不得，这都什么跟什么呀。

轻吐一口气，心底的潜在的暴力倾向浮出来——她要杀了龙晃云！

※　　※　　※

“他们将裴止天囚禁了？”龙晃云挑高剑眉，为心底窜起的那股揪心疼痛停顿了两秒。挥开不熟悉的感觉，他牵起抹冷笑，“再去探。所有士兵开始准备，三天后，子夜进攻镇南王府。”

得令的将士全退下，留下龙晃云一个人在厅内。

沉思了一下，他站起身：“冷炎。”

“王爷。”冷炎的身形出现在阶梯之下。

“到裴止天住的地方看看。”突然又有了股想看她的念头。

“是。”冷炎燃了灯，“请王爷这边来。”

紫微院

看着那娟秀的字体，龙晃云淡淡地笑了，伸出手：“你去外边候着。”

“是。”将灯笼递给他，冷炎不忘道，“也许里边还留着什么迷药，王爷当心。我和冷炙就是不小心……”

“嗯。”打断属下的啰嗦，龙晃云举步内行。不知为什么，心底有丝丝紧张、喜悦和……盼望。像是，在寻找一份宝物，等待许久了的宝物。

不禁一笑。为自己可笑的心理。他无非只是想去看看裴止天住的地方罢了，没什么大不了的。

幽静的庭院，细而多的虫鸣四下围困着他。

灯光下一条宽而长的楼道延伸至上，没入转弯。

一步步踏上去，为脚下的晃悠迟疑了一下，终究向前再迈去。没一会儿，他就发觉这楼道晃悠得厉害但不至掉下去。裴止天怎么会喜好这么一条吱吱作响的楼道？

“咿呀——”

被推的门的向内转开，漆黑的屋内，仅灯笼光茫所及之处才可照出可行的地方。

迈进去，里面地基与外边的完全不同。寻着灯，燃了。屋内一下子亮起来。

很大的屋，分成了厅、书屋与卧室三间，淡雅至极的中性摆设，只看得出主人喜好简单实用的设置，没有一点杂物，连用以隔开内外间的屏风都是素色的面，只右下侧用紫线绣了兰花。

薄唇缓缓掀起笑，坏心眼想，那个假男人会不会刺绣？

吸一口气，淡淡的，仿佛空中也弥散着她特有的那股香味。是药香，长期服药的药香。像它的主人，淡薄得让人回味无穷。

入狱……这下子，依她的性子，可不是只以药倒疾风三天这么轻松就算了吧。

这次真是委屈她了呢。不过，那些人应该只是吓吓她吧。

想到那张倾城倾国的面容，不自知的，深沉黑眸盈满温柔。

第一次见到她是在宫中，约三年前吧。

记得她身穿一身淡紫的衣，站在那儿，阳光轻轻洒在她身上、颊上，映出玉瓷般的效果。是那么

的美丽动人。微风拂过，她做了他看到她第一眼就想做的事，弄散了她的发，抚过她的面颊。那如瀑的乌发披散下时，简直如梦似幻，差点溺死他。当时，他几乎就认定了他会永远爱她。

当然那也只是“几乎”。

因为后来的事，迅速让他在五秒钟之内改变想法，并且立即对那个可恶的女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想来他的眼光也真是不错，一眼就看出她是个女人。而连他那个拥有三千后宫的皇兄都大笑，说裴止天只不过是个像极女人的男人罢了。

反过来想想，裴止天是厉害，有着这么张绝美面庞还能让人深信不疑她是个男人。

忍不住笑一声，放任自己去想象裴止天在这屋内的一颦一笑，每一个不经意的举动。

唔，裴止天，很美。

※　　※　　※

相较于龙晃云的悠闲，裴止天这边只能以惨不忍睹形容。

第一个夜她就悲惨地感冒了。想想她连有一丝凉风都会裹上外袍的柔弱，眼下却被丢弃在若冬的

夜里——呃，夸张了点，若秋吧，若秋般凉爽下，只着夏衣加件披风，感冒还算她平时抵抗力强呢。

打着喷嚏，流着鼻水，用袖子到处乱擦，她觉得这辈子最狼狈莫过于今天了。妈的，她发誓，一定要杀了龙晃云。

“止天，你还好吧。”奉命给她送三餐的甘泉在木栅栏外探头探脑。担心地看到平日害她提心吊胆的英俊军师此时惨兮兮地病卧在牢里。头发依旧黑亮不苟，衣服，咳，就有点乱了。

“咳，托福。”她头晕死了，这票家伙。

瞄到地上昨天的消夜仍是未动，甘泉眨巴着眼：“你吃点东西吧，这是早膳。”汪洋吩咐过不得亏待裴止天。

“吵死了。”懒得维持好形象，用袖子压去鼻水，裴止天没好气地挥挥手，“你出去吧。”动作自如得如同皇帝，只差一句，“再吵拖出去斩了。”

“止天！”虽说他背叛了他们，但这一年他为寨里的费心有目共睹啊，也许冤枉了他也说不定。甘泉扶着木门，开口，“止天，你，没出卖我们吧？”拜托！，否认吧，连她都不忍心看到他这么惨。才一个晚上呆在牢里就变成这样。

“你说呢？”勉强撑起头，裴止天掀起唇角。

甘泉倒抽一口气，早就知道他的俊美无人能及，而且她已有心上人了，可见到他的笑，虽知没啥含义，仍让她心如有小鹿在乱撞，“呃……我相信你，慢用。”撒腿就跑。可怕，裴止天仍是可怕！让人不由自主会站到他那一侧。

自己像鬼？

瞅眼脏乱的服饰，裴止天抿唇。龙晃云！待她逃出去，一定要开始练习意念杀人法！不，现在就开始练。

敛上眸，整个人无力地倒下去。

算了，好累，她先睡会儿再说。缩紧身子，她是这大牢里第一个也是惟一的囚犯，害得她昨夜一晚没敢睡……因为怕鬼。好容易天亮了，可以补补眠了，拜托，别再有人来烦了。

拜托，想要她死，就让她安静地死去吧，为什么还两次三番有人吵她？她好像才睡了没到一刻钟嘛，为什么午膳就送过来了？而且还换成了江海。

“没事吧！”果然，江海不亚于甘泉的大嗓门吼起来，震得她耳朵嗡嗡直响，“止天！甘泉说你病了，这是真的吗？”

她是囚犯，他们怎么还这么婆婆妈妈的。

撑开上下眼皮，她开口：“没事！我！闭嘴！

快滚！”讨厌。

江海慌了：“止天，你的脸红得不像话，我去请大夫吧！”

拜托！这回她真的要哀叫了：“我就是大夫，我的身体我比谁都清楚。”懒洋洋地起身，踱到门边，想象一下自己的披头散发疯婆子似的，该吓走他了吧，“没事快走！”拿出以往军师的派头。

高她半个头的江海仍被唬住，这军师是长得像女人，但板起脸时也满吓人。喏喏道：“哦，那你快吃东西啊。”

咽口水，裴止天深吸一口气，压抑自己少有的暴躁情绪：“快、滚！不准叫大夫！”

“是！”第二个人阵亡，逃的速度飞快，不亚于甘泉。

拍拍头。她一贯冷静，怎么对上他们全部失效？这群活宝，害死她了。若叔叔地下有灵，八成要大笑三声了。

哈……哈……哈……

嗯？她听到了什么？

裴止天四下看看，打了个冷颤，大白天鬼不敢出来吧。退回角落很不孝地开始念颂《金刚经》。

她怕鬼的，管他那鬼生前是否是她最敬爱的叔

叔裴梦。八成是她老弟要吓死自己。

※　　※　　※

天空压满了乌云，阴沉闷热是夏季暴雨来临的前兆。

同时，也是龙晃云发怒前的预兆。

黑眸紧闭，太阳穴的青筋暴现。铜色的大手紧紧抓着扶手，一切都在说明他在强迫自己咽下怒火。

“你是说她被关了一晚仍未被放出？”声音平静得不含一丝感情，却逸出万重压力密密压向在场所有人。

她受不了的！那夜盛夏，她裹了厚裘仍冰得不像话。这牢狱之苦如何受得住？更何况昨夜下雨，天寒若秋。

冷炎恭敬道：“据属下推测，裴止天被关押于大牢，没被放出，因守卫甚严，属下无法入内探察清楚。”

龙晃云仍双目紧闭：“今天是什么天气？”

追风道：“回王爷，阴冷，入夜即有暴雨。”

黑眸怒睁，手掌拍向扶手，一声巨响，掌入椅中：“今夜，攻打镇南府！冷炎、冷炙，找出裴止

天，她有一点事，我要汪洋偿命！”

起身，龙晃云甩袖走人，远远传来声怒呵。

大厅内龙晃云的石雕座椅应声而碎。

厅内人面面相觑，迅速退下。

❊ ❊ ❊

入夜，果然下起了暴雨。

大牢里的裴止天少了漏雨的处境，多少为她挽回了些面子。咳，什么叫漏屋偏逢下雨？说明她运气好嘛。

但，看看她此时冻得直打哆嗦，还打喷嚏、咳嗽、有点发烧、鼻水流不止的情况也和漏雨差不多了。

叹一口气，好冷啊，没想到从小需要双倍照料才能活得下来的她，现在连一个下雨的夏夜也熬不过去。想来这么多年是白养这身子了。

打一个大喷嚏，狼狈地用袖子拭去鼻涕。唔，甚谢，老天保佑她这么没形象却没被人看到。

“止天。”幽幽的呼唤，吓得她反射性偏头，看清来人是谁才松了口气，老实说，她宁愿在人面前丢脸，也不爱被鬼吓死。

“汪洋。”声如老妪，看来这感冒挺严重的。漫

不经心的思绪被汪洋一句话扯回原位。

汪洋深深凝着她，慢道，“ 你是龙晃云的爱人么？”

啊？美眸眨巴一下，开始反省自己哪一点会与那个王八蛋扯上关系了？

“ 我和他是仇人。” 这么说没错吧，惟一能勉强牵扯上关联的就是这个了。她现在的确想杀了他。

“ 你没骗我？” 汪洋显得，很……心伤的样子。

因为爱上她……不，爱上他这事让他觉得矛盾？她微点点头，有点可怜他。谁不爱，偏爱上她。琥珀色的眸光淡下来，爱上她这个不祥之人，唉……

汪洋闭上眼好久，迅速打开牢门：“ 你走吧，止天。”

“ 啊？!” 美眸眨巴两下，她没听错吧？事情怎么转折得那么快？被汪洋大力抓起，向牢外走去，急得令她踉跄几步才稳住身子：“ 汪洋？!”

“ 什么都别说。” 汪洋大步往外走，一路上没有任何卫兵，“ 我收到线报，龙晃云今夜要攻打镇南王府，我不愿你受到伤害，所以，你走吧。”

“ 可…… ” 瞄眼廊外夹杂着一阵阵冷风的滂沱大雨，她直咽口水。这种天，龙晃云即使真来上门

砍她，她也想暖暖和和地窝在床上，而不是发疯似的学书上的浪漫雨中情怀，“我先回屋办点事。”这天冻得她实在难受，拿几件衣服，好歹保住命。

汪洋放开她的手：“马匹在后院，我已调开那儿的人，你小心。”

停下步子，裴云天看向他。浅浅化出笑来：“我会想你的，汪洋。”一年来的点点滴滴让她走出阴影，七彩云天有不可没的功绩。

“你走吧。”他毅然得让人不忍再看。

“替我谢谢甘泉和江海。”她转过身，终于忍住不告诉他事实真相。哈！让他去猜吧，就作为关她的小代价吧。很坏心地咧嘴向她屋走去。

※　　※　　※

三个时辰，龙晃云率兵攻打镇南王府，不费一兵一卒，全因汪洋赌赢了，他把所有的一切压在了裴止天身上。

结局可想而知。

值得一提的是，原本在找不到裴止天后转为盛怒的龙晃云在看了裴止天留给他的书信后，反而笑了。

这个笑，令所有人心里都毛毛的。

笑得汪洋、江海、甘泉立即同意加入龙晃云的军队，心甘情愿去守边疆。

据说，那个叫甘泉的粗鲁小姑娘再次指天长叹，她当初干嘛要劫裴止天上山。走了一个裴止天，为什么又来了个更阴阳怪气的龙晃云？

哎呀，忘了个交代，误会澄清后，江海他们懊悔不止，汪洋更是。惟一的好处是他奉裴止天为男神，发誓不会再爱上任何一个男人了。

这个时候的裴止天呢？正流着鼻水可怜兮兮地呆在距南疆不远的一个小镇客栈里，缩在被中养病。

同时不忘咒骂龙晃云。

4

一年后

京城依旧热闹无比。裴家依旧是一位丞相一位大司马。两年下来，只闻裴家二公子外出云游未归，其余倒太平。哦，还有一点，就是裴无邪荣登

京城第二黄金单身汉。

裴止天才在客栈歇脚，就听到不少姑娘小姐们在议论这件事。

柳眉挑了挑，比较开心她老弟受众家姑娘青睐。基因好嘛，不看她母亲多美，父亲年轻时多英俊。

执起杯，很优雅地抿一口，没发现自己已成焦点，众女子议论的虽是裴无邪，可目光都往这儿瞄了。

正瞎开心呢，楼下上来几个挎着竹蓝卖水果的。

她美眸转转，召过小二：“茶楼怎么准卖水果了？”怪事，不会到那个南疆久了，落后到赶不上京城的流行了吧，边喝名茶边用水果？

小二大胆地看她，他从未见过有男人这么俊美，连那几桌的姑娘都没一个比得上他这个男人：“回公子，呆会儿裴大人会往这条街过，她们买水果是用来砸他想引起注意的。”

裴止天当场被茶水呛住，忙挥退小二，以袖掩去差点吐出来的茶水。拜她宝贝弟弟所赐，差点她的墓碑就要刻上“此女死于一杯茶水哽喉，起因缘于京城时尚扔水果于其弟。”

阴险地勾勾唇角，美眸透出一股欲陷害人气息。

大大方方的，精美的容颜抬高，更是吸引住所有目光。雪白的纤手一抬：“我买下所有水果。”

一句话，倒了一片。

惟裴止天心中奸笑，差点害她呛死的裴无邪，她不会放过的。在七彩云天什么都学，学得最好的就是有仇必报，还学得不一般的好。

径自咽下茶，袖一挥：“待会儿，裴无邪来了，全部砸下去。“

又是一片倒地声。

众女子又窃窃私语，一致认定，这个突然出现的京域第一美男子和裴无邪犯冲。

第二批卖水果的马上被其余女子团团围住，生怕今天风头被裴止天抢走，虽是个男人，但太过美丽的男人，也得提防。

占了窗边位置的好处即是可以轻松看向窗外，不致在那些女人的撕抢中被胭脂味呛死。

“来了，他来了！”低呼欣喜地响起。

裴止天头未抬，茶未放，另一只手轻轻一摆：“倒。”

卖水果的小贩们得令地将几十篮水果泼水似地

倾倒一空。心疼这辛苦种得的水果如此浪费，但物还有所值。

一片喧闹在噼里啪啦的水果下砸声中猛然静止。

裴止天将衣袋里所有碎银赏给小贩们：“下去吧。”

小贩们谢了半天，纷纷离去，而底下仍是寂静无比。

品茶，心想是不是无邪坐的轿子给砸破了，然后他也被砸晕了？那该有一片尖叫，而后这楼上的所有女子都会冲下去，让他的伤势更重，怎么全跟木头一样？

猛的，底下有人吼道：“谁在乱倒水果？闹出人命了！裴大人在此候你归案！”

……哦，原来砸死人了。一回来就去吃牢饭，不好吧。

颀长的身骨立起，朗声喝到：“我。”

绝美的容颜出现时，震傻了所有人，吓呆了一个人。

又是死寂。

“二哥！”只见人上人的裴无邪大叫一声，拔腿往茶楼里奔。

所有人都不可置信地瞪向裴无邪，再凝向裴止天。

裴止天缓缓掀起唇角，再次抓住所有人。

然后，裴无邪三两步奔上来，叫道：“ 二哥，你把人家砸昏了 !”

对楼下吼道 :“ 快抬人上来 !”

这就是兄弟相见，两年来的第一次。

裴止天抽回手坐下。

裴无邪坐她对面道：“ 你怎么回来了？怎么不去通知我 ?” 转头道，“ 把人放在这儿。” 指向一边叫人拼起的桌。

一点也不感人。没期盼过，可也没希望会是这个样子啊。裴止天对抬上来的人瞄两眼，女的还算清秀，把脉没到一会儿，掏出瓶清凉药油，打开放在她鼻下。

女子咳嗽几声，睁开眼。

收回小瓶子，裴止天捧茶喝一口：“ 她是被吓晕的。” 起身掏口袋半天才伸手到裴无邪之前，“ 我的钱全拿去买水果了。”

裴无邪乖乖掏钱 :“ 二哥…… ”

把钱放在桌上，裴止天扯出个无意义的笑：“ 再见。” 轻吐出两个字，翩然而去。

裴无邪睁大单凤眼，眨了半天，才着急地叫："我还要上朝，二哥！"翻个白眼，对手下说道，"你们送她回去。"自己向楼下追去。

"大人那上朝……"

"告假！说我病了！"声没影没足以可见先前那位"二哥"对他有多重要。

街的一端，只见裴无邪匆匆忙忙跑过去，裴止天才笑了，迷人且诱人。臭小子，这是对姐不孝的下场。

走出大街，悠悠闲闲地往反方向走去。回家吧，好久未见娘了！

※　　※　　※

"天儿。"见到裴止天，梅珍泪就下来了。

"娘。"扶住她，往厅里走，裴止天无奈道，"我不是好好的么，您别哭了。"掏出帕子，轻轻替她拭去脸上的泪。

"你瘦了。"梅珍心疼地一同拉着女儿在内厅坐下，上上下下打量着，生怕漏掉一点地方，"两年了，娘时时想着你有没有好好照顾自己。看你，瘦了那么多。"

"娘，没事的。"裴止天只能乖乖地任数落，总

不能真说出一年前那场大雨害她病了半年吧，近半年才慢慢养好身体回家的。

“去端少爷的药膳上来。”梅珍挥退侍女，这才握住女儿的白玉手，低问，“女儿，有没有找到一个好夫家？”

相似的琥珀凤眸对望半天，裴止天绽放笑容：“有哇，但后来他被我克死了。”

梅珍被逗笑了：“又贫嘴。”走到里屋，取出个锦盒，“止天，你也不小了。”打开，是一套雕工精美的金饰，从头到足全部囊括，“你是从小当男儿养大，唉，苦了你。”慈爱地抚上她粉嫩的颊，“你爹把你教导得如此优秀，为娘的也为你骄傲。可你总得嫁人，不能一辈子如此下去呀。”

“娘。”合上盖子，裴止天弯出美丽的笑，“这是嫁妆？女儿收下了，您放心吧。”

梅珍叹了口气，对于女儿和儿子，她插不上什么，只是希望他们都有个好对像，不像非儿那孩子。柳眉颦上，露出令人心疼的哀伤神情。

娘又在想大哥了……

裴止天眯上眼，掩掉心中那股疼痛。期望娘能宽恕她这个罪人。

沉静了一下才打起精神：“娘，听说无邪成为

全京城第二单身汉了？”唔，那第一是谁？

梅珍思绪转到小儿子身上，便满是慈母的笑意：“是啊，他才十八就有不少达官世家托人上门说媒。怎么，你沿路上有人和你说？”

裴止天点头：“还是不少人。”

梅珍笑眯了眼：“邪儿变得越来越像你爹年轻时候了，长高了半个头，也变壮了。他坚持每天习武，可以帮仆人的小孩上树取风筝呢。”提到小儿子，她满心欢喜，“可惜你没见着他。”

裴止天面无表情，接过茶无意识地晃着茶水：“见着了。”

“哎？你们见着了？”梅珍睁大眼，“那邪儿肯定高兴坏了，这两年虽不算长，可他想你想得慌呢！”

是么？她看是咒她咒得慌吧。淡然开口：“这倒没有。”

梅珍没听见她的话，径自道：“你们见过面，那怎么不见邪儿回来，他人呢？”

裴止天撇嘴：“男人，以责任为己任，哪会在意亲情、儿女情，上朝去了。”起身，“娘，我不想提他。你歇着，我回紫微院。”

梅珍有些诧异，小心问：“邪儿是不是惹恼你

了？”止天一向最宠无邪，怎么会离别两年一见面就发火？

“没，是我惹他了。”不愿多谈，裴止天拍拍衣摆，“一路过来，我累了。娘，我回紫微院。”

“哦。”梅珍点头，不忘道，“晚膳到太古院来用，我们好久未一起用膳了。”

“嗯。娘，孩儿告退。”裴止天笑笑，踱出门。

“少爷。”立即有侍女迎上来。

“备洗澡水，我要沐浴。”她懒洋洋地道。

“是。”侍女先一步回紫微院。

裴止天则慢悠悠荡回去。她好久未在园子里四处看看了。

绕了半天才发现少了什么，回头向一直跟在身后的侍女问道：“天市院呢？”原本是天市院的地方变成了一大片广阔的草坪。

“夫人常触景伤情，老爷命人拆了。”侍女恭敬答道。

拆了么？

放眼过去，昔日假山林立的天市院……小时她常和无邪缠着大哥在里面捉迷藏。后来大家一齐念书，一齐玩耍，一齐立志。可为什么，长大后就全变了？真的只是那个人的错，还是她太过偏激？还

是大哥也有错？

怎么说，人都已经死了。无论是什么，都不可能再重来了。包括那些儿时的梦想。

甩袖，离去，不愿再去看她心中的梦魇。

她是裴止天，为她所爱的人会付出一切的裴止天。有什么天大的事就让她来承担吧。

回到紫微院，梅珍命人熬的药膳已送上来，侍女也报称洗澡水放好了。

先喝尽药膳，再挥退众人，独自到洗浴间。

绕到屏风后，解下方巾，褪下衣裳，步入嵌在地下的池子，看着洋溢着香气的温水淹没纤足、膝。

全身浸入水中，深吸一口气。

也许，回家也不是什么坏事。

艳容缓缓地浮出个笑来，杂着丝……凄凉。

沐浴后，满身馨香坐于椅上翻看着书本，任侍女轻轻将发中的水分揉入布巾中，再梳顺束起。

“姐！”门外蹦进个气喘吁吁的大男孩。

“三少爷。”屋内侍女纷纷行礼。

“你们都下去吧。”傻小子。放下手中的书，直到屋外楼道吱吱响声全部消逝，“你下朝了？”故意冷声道。

“姐……”裴无邪搬椅坐到她对面，“我知道今天是我错了，可我得顾及官场形象啊。”

形象，又是个不得不遵循的礼数。浅浅望了眼，发现他开始像父亲了，印象中那个十分女孩气的男孩已经有了阳刚之气：“嗯，知道了。”

“姐。”慌忙拉住她的手，“我不会再这样啦！”同样的琥珀凤眼可怜兮兮地瞅着她，可疑的水光开始在其内绽现。他不会真哭吧。

“水果砸伤你了么？”她淡道，移不开眼。两年了，多想这个惟一的弟弟呵。一下子，他又长高不少，可能和龙晃云一般高了吧。龙晃云——这个害她大病的混球。想到他真不吉利。

裴无邪老实地答：“没有，那几个水果还砸不伤我。”

哦，怎么会忘了无邪不比她，从小习武长大。突然的，裴止天用力一拳过去正中他腹部，“唔，看来是没事。”捧起茶，细抿。

裴无邪抱着肚子，惨兮兮地叫：“姐——”

瞄他，忍不住笑出来，探手揉他的发：“你呀，真当我会生你的气？”

“姐。”他也笑了。

好一会儿，裴无邪才执起她的手，认真道：

“你是我惟一的姐，我是你永远的弟。永远，爱你。”

她叹息而笑：“傻瓜无邪，那你妻子怎么办？她会吃醋的。”

他没笑：“你是姐，最重要的姐。”

最重要的……姐么？闭上眼，转过脸：“无邪，我累了。”

他张开唇，却没多说什么：“姐，我出去了。”退到门外，静静候着，没多久，便听到了细碎的抽泣。拳捏紧，好久，才轻走出去。

“最重要的哥哥。”

“最重要的妹妹、弟弟。”裴无非的声音一遍遍响起，年轻而爽朗的声音，“其实，爹和娘才是最重要的，为人儿女，一定要孝顺爹娘，知道么？”

“嗯！知道了！大哥！”

缩在床榻上，揪紧被褥：“叔叔，我这么做究竟对不对？”忍不住的泪，一滴滴下滑。

她所深深爱的哥哥呀，死在她手中。

“止天，来喝药膳了，嫂嫂亲手为你做的。”娇艳的少妇亲自端过玉瓷杯，“别一天就知道看书，身体要紧。”嫂嫂白嫩的小手抢过手中的书，“来，喝药膳。要不，嫂可生气了。”

裴止天浅浅笑，“ 嗯。” 端过杯子，慢慢饮下。却发现胸口涌起一股腥气，猛丢开杯子，捂住胸，“ 嫂，你放了什么？”

笑容依旧是那般美丽，眸子却几尽怜爱：“ 止天，嫂是为你好。如果你将一切传出去了，裴府今后将如何立足？”

“ 嫂嫂…… ”

“ 别怪我，止天。” 突然，她脸色一变，捂住腹部跪下去，“ 唔……我的肚子好痛！肚子好痛！止天，救我！”

苦笑，瘫软在椅上：“ 我如何救你？”

“ 你……无非救我！” 凄厉的叫喊引来门的猛踹开，裴无非冲近来，看到倒地不支的嫂子，不多想她扶入怀中，“ 若儿，若儿！”

“ 我的孩子！我的孩子！” 她惊恐地看到裙下鲜血越涌越多，狰狞地瞪过来，“ 裴止天！是你！是你！”

裴无非脸色大变：“ 止天？” 微微眯上凤眼，小心放下怀中人，“ 是你？!”

无力挣扎、动弹，静静看着他走近，那双男性的手高高举……

“ 不……不是我！” 用力睁开双眼，看到黑暗中

的罗帐顶，暗暗的白纱，从顶上分散到四周。

外面吱吱作响，侍女的低唤响起：“少爷？少爷？您没事吧。”

“没事。”声音沙哑得完全不像她，“你们下去吧。”合上眼。

“是。”又是一阵下楼声，四周重回寂静。

懒洋洋支起身，才发觉身子出了冷汗，贴身的白衫都湿透了。一粒粒解开盘扣，仍出帐子去。习惯性地拉起被，裹住全身，隔掉夜的阵阵凉意。

下午哭着就睡了，然后……做噩梦了么？

无力地垂下头，她梦见她了么……

重新抬起头，眨眨眼，这么说，她误掉了娘为她准备的洗尘宴？明天吧。

呆呆的，环望四周，一回来就做噩梦。在七彩云天仅住了半年，就逐渐没了的。是地点问题，还是心结？

是她欠他们的吧。

被下伸出右手，张开。

暗夜，仍看得出它稚嫩若玉。

就是用这双手，杀了他们。两条……不，三条，还有她未出世的小侄子。

茫然地望出罗帐，无焦距地游移。

她这么做对么？对方是她的至亲，她最爱的兄长。可她为什么没一丝后悔？可为什么总有无尽的痛隐在她心中。

裴梦临死前，握着她的手，说的不是别的，而是“ 你想做什么就去做吧，我发觉得太晚了。”

一年，叔叔英俊的面容，迅速转为病的蜡黄。

作为医者，他与她都无力查明，直至裴无非和她在裴梦临终之际说出了一切。

笑，缓缓浮现樱唇。

素手，扶过唇边，带不走那丝苦意。

怎么会，怎么会，一切怎么会变成这样？她最敬爱的哥哥呀！

伏回床榻，静静思索着。

是她影响了他，还是那原本就诱惑着他。

无眠至天亮。

“ 少爷。”侍女们进屋，捧着新的罩衫，对地上的白衣乱扔无任何诧异之色。少爷离家前，夜夜噩梦都是她的习惯。刚开始少爷还会命人进屋点灯，到后来，他自己能处理，只是她们都会被叫声惊醒。那声音中的凄凉，令她们心惊。谁言二少爷对大少爷的死冷漠？根本胡扯。要不是二少爷禁止她们乱传，她们早去训斥那些奴婢了。

穿上衣，梳洗。一切都在安静中进行。

晨起的压抑，令她有些烦躁。

太古院的侍女在门外道：“ 夫人请二少爷去用早膳。”

螓首轻抬又垂下，朱唇轻道：“ 说我想一个人静一静，谢夫人了。”

“ 是。” 侍女退下。

紫微院的侍女才端上她平时最爱的早膳。

※ ※ ※

由廊桥走到另一间高筑的楼。紫微院是依她的设计而建的，两层楼高低，从一楼上二楼都是外建的楼道，而楼与楼之间更是高架飞桥，晃晃悠悠的。一楼用于给侍女住或招待客人，二楼则是她的私人空间。

这栋楼是书屋。

回味着刚才楼道的摇晃感觉，漫步到书架前取一本书，依入大大的软椅里，斜卧着看。

随侍的侍女沏了茶，静候一侧。

看到眼累，裴止天放下书，揉着眉心端过茶抿一口。

她是觉得有点儿孤单才回到家中的。

家里以往还有无邪陪着她，要么她可以到宫中，让烦杂的事麻痹自己。官场的尔虞我诈，让人没有也不敢与对方深交，否则不知何时被踹了一脚还不知，第二天仍笑咪咪地打招呼。

裴梦告诫过，她不可活得过于谨慎，因为她是个女人。

女人不懂男人间的生死之交，不会理解男人们间的义气和责任感。女人做不到的男人敢做敢当，也甚少有女人能像男人一般拿得起放得下看得远。

因为是个女人，扮成男人生活在男人的世界，她多了一份担当。每每模仿男人的举动时，她还得担心是否被他人发觉。做任何事，她得与自己以亲情为重的性格和男人以责任为重的作斗争。

十几年下来，她做男人很成功，也很辛苦。

她也曾以自己可以以男人的角度多看这世界一分而自豪，她也曾痛恨过自己是女儿身的事实。但那只是一时，很多时间，她得费心于种种周旋之间，少之又少的个人时间也让家庭的事排得满满的。在辞官以前，她根本没有任何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

所以，当一切都结束时，当一切都归属她，可以自己调用时，她反而不习惯了。

没睁眼地淡淡弯起唇角。

人是犯贱的吧，男和女都一样。拼命想从自己所在的一方蹦到另一方去，却不知那一方的人也拼着命想跳到这边来。

虽隔了三年，她仍记得以前的习惯。清早，便已是上朝时间了。爹和无邪正在大殿上与皇帝一齐为这个国家而操劳吧。

以前在朝上，虽忙得焦头烂额，但她还是可以交到几个朋友。只可惜，往往刚建立起的薄弱友情都破坏在她的忙碌和对方的怀疑上。

相形之下，在七彩云天时，她那么轻易地就与汪洋他们打成一片呢？没有顾虑的原因在她没有背景，不用顾忌到什么。

原来，环境也是助犯之一。

想想，这么长时间龙晃云为何没有向皇上挑明？

记起那时她男人样的种种，八成龙晃云提过，被皇帝驳回了吧。她裴止天可不是省油的灯，否则哪儿能在皇帝眼皮子底下那么多年？

呵……龙晃云……

粉拳捏紧，那个该下地狱的家伙！

目光重新回到书上。

惯了，是女人扮男人。

不习惯，又如何，只能顺意下来，当作她裴止天的命呗。

当年为了整掉曹国良，借着她在皇帝面前的当红，赔了她的官位。这次……也许她得再做出件事，让皇帝欠她个人情才可以免死……如果她的身份被拆穿的话。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幸而有不少男人也没喉结可以帮她解释这点。自幼的体弱多病，也可以解释她为何皮肤白皙而且瘦弱。只是，用此来解释她不长胡子……是勉强了许多。

唔，数年前救了落水的小太子，算不算人情？可那时皇上赐了不少东西，好像可以抵消了。

如今找什么方法去赚人情呢？

唔，大问题。

日近晌午。

“二少爷，该用午膳了。”见裴止天终于放下书，闭着眼，侍女才忙道。

睁开眸，时间过得这么快？

慵懒地起身，将书搁在小桌上：“老爷和无邪回来了么？”上朝不用那么久吧，他们早该回来了，怎么不见爹命人唤她去太古院。

“老爷和三少爷该回来了。”侍女们端着茶、手帕、药一齐随她踏上楼间飞桥，晃晃悠悠地往卧楼去。

没待裴止天踏上楼，帘子猛地被掀开，裴无邪带笑的俊容出现在帘后：“姐！到太微院去用膳吧，我朋友来了，想见你。”

给弟弟的笑柔化了一身的冷漠：“好。”轻侧了首，“撤掉吧。”

“是。”侍女门从另一头转回楼道下去了。

“走吧。”笑着，和弟弟一同向下走去。心情因见到他而好起来。

看着她的笑，裴无邪笑得更开心。了解姐姐因男装没有女性朋友，如今只有他努力找朋友来让他们认识，至少也让她不会总是孤单一人。

“姐。”

“什么？”慢行着，目光由一侧花园转向弟弟。嗯，今天天气真好，明艳得让人全身都懒洋洋地。

裴无邪舔舔下唇：“皇上知道你回来了。”

明了地点点头：“因为昨天那事？”忍不住弯出个笑来，早知有那么好玩的事，她就在七彩云天运一车柚子回来了。北方水果品种太少，又普遍偏小。两个苹果抵不上一个柚子。否则，一两个就够

受的了。

裴无邪抓抓头，也笑了：“皇上要拜你为太傅，今早在朝中提出时，爹说要问你的意见。”

裴止天收回了笑，仰高头：“触怒皇上了么？”

裴无邪摇了摇头：“看不出来。”拉住她，“姐，你已辞了官，不必要再回官场。”

看了他好一会儿，裴止天才又浅笑别开头继续向前走去：“你呀，对我说这话没关系，但对其他人，容易引起另一种含义的。”

可怜的裴无邪张嘴半天才闭上：“姐……我不是那个意思啦，你知道的，我只是不愿你再去做你不愿做的事罢了。”

愈描愈黑。她浅笑：“嗯，我会答应的。”

“为什么？”他大叫，以前她对官场的事总是不太热衷的样子，怎么这次……

“为了后路。”挑高眉，看到弟弟突然沉思，笑了，回手勾住他的臂弯，“走啦，别想太多。”

“哦。”裴无邪乖乖被带向前去。

建于湖心的太微院有大片的荷塘，近夏来，满塘荷香更是诱人。

宴席设在湖中另一个亭中。

小船停在亭侧，亭内的人已迎出来。

“无邪，你请到你二哥了吗？”青衣的男子首先叫嚷出来。

“奉君，没看清楚别瞎嚷嚷！”白衣的男子随后用扇敲了青衣男子一下。

后边的两位男子笑成一片。

很典型的爽朗男儿。

裴无邪先跳下船，高声道：“我二哥才不会跟你一般见识呢。”回身，“二哥。”

裴止天背手，昂头迈下船。翩然身形，绝美面容吸引住了四个男人所有的注意力。直到裴无邪忍笑咳了数声，四个男人才恍然，其中竟已有三个未开口先红了脸。

白衣男子含笑道：“百闻不如一见，我本以为无邪已是当朝第一美之子，没想到，原来裴府还藏有更胜之人哪。”抱扇道，“林翰锐。”

青衣男子也上前，一抱拳：“逯奉君。”

后两位中的灰衣男子斯文一笑：“吴丹阳。”另一位褐衣男子道：“高语杰。”

裴止天淡笑颔首：“裴止天。平日舍弟麻烦诸位了。”

“哪有，是翰锐最麻烦人。”逯奉君抢先说道，“他一天到晚招惹人，每次都还是无邪替他收的

尾。”

林翰锐挥手一扇打过去，笑骂：“死小子。你一定要拆我的台么?!”

“我说实话呀。”逯奉君笑着躲。

“好了，看无邪的二哥都在这儿了，还闹。”吴丹阳笑着，向裴止天道，“请入席吧，我们私下里就是这般闹腾，见笑了。”对上裴止天含笑的佳容，斯文的俊脸又是一红。

裴无邪忍笑道，“二哥，入亭吧，太阳太大了。”

“嗯。”裴止天点头，淡笑入亭。

四个大男生拉拉扯扯，另两个更是打闹着入亭中落座。

“这些人都是这两年的状元榜眼。”无邪替止天倒上茶，介绍道，“现都为朝中谏官，而语杰，是我的副手。”

止天合一下凤眼，笑道：“翰锐是林老将军之子吧。”早听说过当朝另一位大将军独子好文不好武，曾气得老将军满府痛打爱子。

林翰锐呵呵笑：“见笑了，以往的事让我扬名，连止天兄也知道。”

“叫我止天可以了。”瞅见无邪的外视，微扬

眉，“无邪？”还有人没来？这几个性情中人，都是能为朋友两肋插刀之人，无邪交对朋友了。

裴无邪一笑：“王爷还没来。”

王爷？不期然的，脑里蹦出龙晃云的影子，是他么？他也回来了？“哪一位王爷？”捧起玉瓷杯，细抿口茶水。

“九王爷，龙晃云。”高语杰道，他笑起来有很重的孩子气，“他只用了大半年就平定了南疆，三个月前，被皇上召回京域。”

“那他也要来？”有气无力的，有股想翻白眼的冲动。

“是啊。”逯奉君笑咪咪，“他也是我们的好朋友，我们常在一起聊天喝酒。”

无耐一笑，这群男人，也不能脱离那些俗人俗事。喝酒、聊天、作诗、赋词、谈女人。裴止天喝着茶，想着的是怎么找借口出去布陷阱不让那个龙晃云进来。

5

没待裴止天放下杯，一道蓝色的影子已飞入亭

中。低沉的男声道：“ 对不起，我来迟了。”

“ 是呀，我们都等半天了 !” 逯奉君他们纷纷起身笑颜迎接。

“ 身为王爷，非比他人，罚酒三杯。” 林翰锐摇着扇子咪咪笑。

“ 我看再加三杯才好。” 吴丹阳斯斯文文地抬高头，笑意涌上眼。

“ 为何 ?” 高语杰孩子似地歪歪头。

“ 因为我们这儿今天来了位大美人 !” 没等龙晃云开口，逯奉君先嚷出来，“ 王爷，幸好你今天没被其他事耽误了，否则可是人生一大损失哦。”

裴止天咧嘴，撤回前言，无邪这次真是误交匪类 !

裴无邪哭笑不得：“ 奉君，少胡说。” 姐不会生气吧。回头看到裴止天没好气地撇头看向另一头，不禁一笑，看来她是不介意。

龙晃云有兴趣地将配剑解下放到亭边的圈椅上：“ 哦？裴府向来以美人出名。” 尤其是那个一年来一直在他心上的人儿，“ 不知这次请来的是哪位 ?” 顺着裴无邪目光看去。龙晃云浓眉高挑，震惊得没再开口。

是她 !

一群男人互望，了解地相互推推，最后是裴无邪被踢出来。

“ 咳，王爷。” 回头瞪那些个死道友不死贫道的混球，裴无邪开口，“ 那位是我二哥。” 好像他们没见过面吧，龙晃云干嘛一副震惊样。

“ 二哥 ?” 龙晃云才恍过神来。外面没人知道她是女人……不会连这个身为弟弟的裴无邪都不知道吧？

“ 是啊。” 裴无邪笑，却不见裴止天回头 “ 二哥，王爷来了。”

王八蛋！还要她拜见他呀！

懒懒转过身，淡然一笑：“ 王爷。” 款款起身。终于看到他了，可恶啊，看起来他一点也没变嘛。

好挑衅的眼神。她向来无波动的神情是因为裴无邪才打破的么？龙晃云微颔首道：“ 裴止天，怎么这次动作不够快？还是游戏要玩两次 ?”

什么意思？五个大男生有听没有懂的。

柔柔仰高头，其实是很想哈哈大笑两声的。面对被自己耍的对象，心情突然又好起来：“ 怎么王爷记忆如此之好么 ?”

龙晃云马上想到一年前她的留言。

气氛在尴尬之间，裴无邪再次被四只脚踹到两

人之间。

“咳，别站着说话，坐、坐。”姐和王爷认识？他怎么就从来不知道？心中突然像哽了块什么。唔，他的姐姐被抢走了。不爽。

好熟悉的眼光。

龙晃云收回望向裴无邪的视线。这俩姐弟如此相像么？细看下来，裴无邪根本就是裴止天的男人版。向裴止天一笑。

裴止天优雅地坐回原位。

龙晃云挑袍占据她身侧该是裴无邪的位置。

另五个人又是一阵对望才入座。

一顿饭吃下来，各人的心思都已不在大家所谈论的问题上。虽然裴止天很少开口，太微院却被闹气掀到最高点。

午膳后，四个人各找脱词先一步离去，而裴无邪也借口送四人出府，留了空间给那明显有纠葛的两位当朝名士。

龙晃云，皇上九弟，以狂傲著称，谁人不知。

裴止天虽然很少露面，除非朝内官职三载以上才有幸目睹，凡与官场有牵连的大户人家谁不曾耳闻“裴止天”三个字。

所以，名人的事虽不常乐见，但俩人都不是好

惹的对象，避开也算做个好事吧。

至于掌握第一手资料的准线民……裴无邪，更是被耳提面命，要把第一消息传给那四个。

正值午间，裴府上下一切平宁，有点常识的都回屋避暑去了，除了那些命苦的侍女，得收拾残局。

望着弟弟和那一票人在顷刻之间立马不见踪影，裴止天的反应是掀掀唇角。果然是一群匪类！连无邪都快成其中一员了。

“四处走走吧。”龙晃云起身，冲她伸出手。

裴止天很自然地当什么都没看见，径自优雅起身，朝亭外行。

龙晃云耸耸肩，瞄一眼外边的小船，心里着实有些怀疑她呆会儿会不会推他下水。

裴止天倒很有风度，让龙晃云安全到达彼岸。这才道：“王爷，止天乏了，您请自便。”

这位的反应是一挑剑眉：“好呵，正好，本王也有些乏了。”丢下他在裴府一个人四处逛逛，“早闻你的紫微院安宁雅致，不介意本王去看看吧？”哈！这正是她不为官的坏处，他可以利用官职……压死她！

这个痞子想干什么？不！别想！打死她都不可

能！仰头，美眸冷白他两眼：“ 不好意思，家父见止天两年未归家，便把紫微院给拆了。”

“ 那我们总得找个地方呀。” 心疼地看着她被阳光晒红的玉颊，“ 随便去哪吧。”

干嘛要露出这种恶心的表情？裴止天扭开头：“ 这边。” 慢慢向廊道中行去。

这一回合，他得分。心情极佳地跟上纤弱的身影。来到一清幽小园。

裴止天步入被树环绕的凉亭，入坐：“ 抱歉，王爷若要喝茶，那得自己去叫人了。” 她笑得很假。

龙晃云挑开后袍坐到她对面，说的是另一句话：“ 那一次，你没事吧。” 她又瘦了，该死的，她就不会好好照顾自己么？

裴止天垂下眼，“ 没。”

直直盯她，终于可以好好看看她了。细细地，怕漏掉任何一个地方。仍是那么美丽动人，美丽得让他叹息，动人得让他迷醉。

抬眼，正对上他炙热的目光，温暖而充满爱恋。微红了颊，这人不是狂傲得很么？做什么将心意这样袒露。

见她的染晕红云，让他微笑：“ 为什么不恢复身份？”

没料到他问的是这个，她扬起细眉，再恢复平静：“唔，机会。”找机会，有可，没有也可，反正这么多年都过了。

横过桌去撩起她垂落胸前的发，放到鼻端。这是她的香味。

裴止天为他的举动吓了一跳，却也静静受了。怎么说，他也是她心底有些好感的男人，看着他，从额到刚毅的下巴，每一分都可以让世间女人为之尖叫。怎么不见女人冲他扔水果？如果有，那她一定买西瓜捧场。

忍不住，她浅浅笑了。想象他颈上非首而是个绿皮西瓜。

知道她笑不代表有好事，他仍是跟着笑了，不自知，那笑容里有着宠溺以及独对她的疼爱。

※ ※ ※

七天后，皇宫后花园

“爱卿，朕终于见到你了！快快免礼！”皇帝一见到裴止天和裴无邪，立即放下手中杯盏热切地道。

裴止天和裴无邪站起身：“皇上。”

“来，止天，坐这边。”皇帝笑道，拍身边的

位，“ 无邪你也坐。啧……能再次同时见到你们两兄弟，真让朕惊艳哪。”

“ 皇上见笑了。” 裴止天挂着浅浅的笑，和无邪分别坐在皇帝的两边，“ 三年未见皇上，皇上仍神采飞扬□方面…… ” 裴止天微倾头。

“ 武技方面朕已经选好人了，朕就不放心文这一项哪。” 提起爱子，皇帝显然龙心大悦，“ 烈儿天资聪颖，却老是对政学、诗文不感兴趣。朕就看你的了。”

“ 止天尽力。”

皇帝笑着点头：“ 好，从明天起，你住到东宫吧。”

“ 是。”

裴无邪在一边一直未开口，却深思着。抬眼，看到对面廊道走过来的人，忙道：“ 王爷。” 起身行礼。

又是哪位王爷？裴止天回身，看到的是龙晃云。两人目光对视让她有一秒怔然……她怎么到哪都能看到他。他以前不是最讨厌进宫的吗？长年征战北域，回京都很少入宫。

龙晃云对于见到裴止天只是一笑，对她的出现显然在意料之中。

大步走入花园中凉亭：“皇兄。”

“嗯。”皇帝指他对面的坐位，笑咪咪，“你们应该见过面吧，止天，太子的另一位太傅就是晁云，负责武学。”

瞅见龙晁云脸上可恶的笑，裴止天觉得全身无力，重新坐下，明白他刚才见到她为何没任何惊奇了。不过，以后和他共事，真倒霉。

“王爷。”

“别那么挫败。这不像你。”龙晁云微笑，故意说得暗示性超强。

皇上很好奇地马上发问：“你们……”左右瞄着他的得意臣子，“有很深的渊源？”晁云的言语太暧昧，暧昧得他不想歪都难。

裴无邪更是一脸求知。

“哦，皇兄，你有所不知……”闷哼一声。挑眉望一边若无其事喝茶的裴止天，她下脚够狠的。他的脚八成要淤青了。

有意思地看着这俩人，皇上笑：“怎么了？”

龙晁云也满眼笑意地和皇上交换个神色：“去年，是止天她……”

裴止天重重咳嗽两声。王八，还讲！

“止天，你不舒服哪？”皇帝故意很关切地问

道。

心里暗暗咬牙，面上仍淡笑迎向皇帝：“皇上，止天发现王爷好像有些神志不清，经脉紊乱，您还是让王爷去修养几年再来指点太子较好。”

咒他。龙晃云好笑地顺水推舟，给兄长一个下次再讲的眼神，道：“也是，最近好像感冒了，皇上，恕臣弟先行告退，明日再入宫教导太子。”

有戏。皇帝点点头：“好，那你们退下吧，朕乏了。”

“是，臣弟告退。”

“止天告退。”

“无邪告退。”

恶狠狠地瞪了龙晃云一眼，裴止天大步离去。

裴无邪冲龙晃云笑笑，追姐去了。

龙晃云摇摇头，向另一个方向去。

戏，正在上演。

皇帝咪咪笑，高深莫测。

※　　※　　※

皇宫的日子是好过的。

以前她救过龙烈，加上龙烈向来对她就有好感，所以，教学方面可以说是轻而易举。皇族之所

以可以称王毕竟有其道理，就她所认识的皇家人，几乎个个聪慧，都有着自己所专长的。每年天下选秀，选中的优异女子，看来对皇室婚姻及后代也出了不少力。

但是，相对于另一方面，她可以说是过得怒气冲天了。没错，就是为了太子的另一个太傅龙晃云。

同为太傅，他却是王爷，皇帝最宠的九弟。她从未像最近一段时间想攀上丞相的宝座。踢她老爹下来也好，只要能让面前这个可恶男人别再色胆包天、肆无忌惮。

龙晃云一改平日的冷峻傲然，满脸是只对裴止天的不正经。左手执剑垂在栏杆上，右手执着朵秋海棠轻佻地挑起裴止天的下巴，露出她弧度优美的雪颈：“干嘛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止天。”

叫得好肉麻。她感觉皮肤下的疙瘩正集体喧闹着要蹦出来跳舞。他这举动是什么意思？调戏她么？

无波动地直视入他的黑眸：“久闻九王爷自视清高，甚少有女人的原因是因视其不配。但您今天的举动可就太过逾越了。”

龙晃云好玩地扬眉：“本王有逾越女人么？没

有吧。”这小妮子忘了她是男人了。

她恨得牙痒痒：“如果，王爷不愿传出自己有龙阳之好的话，最好拿开你的手。”他瞎眼了，没见到四周的太监宫女都等着看好戏么。

不在意地环顾四周。其实，他巴不得快点让所有人知道裴止天跟他纠缠不清，这样一来，谁也不敢和他争。

见她双眸终于开始喷火不再维持冷静，他很为自己的腿着想，很好心地收回手。上次被踹的淤青正好持续了七天，好功力啊。“怎么就沉不住气了？”

“相信这么相处下去，我会成为天下第一有耐性之人。”假装目光又回到书上。实在不敢相信，自己居然与这无赖就这么相处下来了，这王八竟借口教导太子，堂而皇之地搬来东宫，真让人不爽到极点！她真想骂脏话。

园中才十六岁的太子只是挑高剑眉，继续练着武技。裴止天于他有救命之恩，加上他对裴止天有着说不清的好感，而龙晃云是他最敬爱的叔叔，这俩人的事，他才懒得插手呢。最好在这个朝代来场轰轰烈烈的断袖恋，他也好研究一下到底与书上记载的故事有何不同。

龙晃云懒洋洋地依在凉亭的围栏外，高大的身形替围栏内坐着看书的她挡去了大半的阳光。

龙晃云看着手中转着玩的花，将花随意丢到一边，手更肆无忌惮地托起她的下巴：“怎么不说话？”啧，她的皮肤真是滑腻得舒适。

裴止天漂亮的琥珀眸子泛出杀人的目光。

不过他确定她仍不会怎么样。娇小的她有着超乎想象的耐性。以往连偷偷吻她都顶多有两句斥责，有时真怀疑她是不是个女人。但……无论是个哪的他（她），面对他的轻薄应该更受不了才对。那天，他看到的身体到底是不是她的，瞧那胸平坦得……

龙晃云失策了。

这次裴止天不打算再饶他。

缓缓的，裴止天绽放个绝美笑颜，让龙晃云看得痴了。玉手放下书本，抓过桌边的茶壶，猛地从他头上倒下。

龙晃云不可置信地松开手，但也仅止是两秒钟的时间，更快的，他一把抓她入怀，毫不留情地用力吻住她的娇唇。

“唔……”凤眸瞪得很大，这人忘了是在什么地方么？裴止天拼命挣扎，却挣不脱他似铁条的粗

臂。随手抓来本书敲他，却被他趁机钳制住双手，按到身后的柱上。

刚要张嘴怒斥他，这个吻立即被加深。

透心的刺激令两个人同时战栗一下。

龙晃云索性抱高她，尽量让她上半身越过栏杆紧贴到他身上。

她不知何时被松开的双手也不自主地攀上他的肩头。

忘形的缠绵吻戏上演，令在场的太监、宫女都瞪大了眼，捂住嘴不敢出声。

而龙烈，一怔之后，收剑式，捡个舒服的地方落座，不忘邪邪地吹声口哨。呵，够大胆！完全不把他这个太子放在眼中了。改天可以通知他那个过度操劳的老爹，一同来养眼。臣子的乱伦之恋，好戏哦！

何况主角是裴止天，这个无论男人、女人都想得到手的人。叔叔好福气。

肺部要炸裂的抗议令龙晃云移开唇。

这次不用他拉，裴止天主动投入他怀中剧烈地喘息、颤抖，加……愤怒。很好！这次她终于不用做人了。

“止天。”龙晃云温柔而深情地呼唤怀中的可人

儿。她的乖顺让他满意极了。瞧一边木头似的众多雕像，他做得很成功嘛。

裴止天仰高头。迷人的微笑只对他一个人：“晃云。”拉下他的头，主动让四片唇瓣接合。

龙晃云震惊地察觉她小巧的舌探入他口中。不对劲的感觉马上闯进他脑里。没待头脑发生作用，她的舌朝他喉中推入了一件东西后迅速撤离，她的手重重在他胸口一拍。无法伤他，却足以让他咽下喉中物。

剑眉高扬，黑眸直视美艳得不可方物的裴止天：“反击得厉害。”她让他咽了什么？

她笑得好开心，令在场所有人屏息：“你该幸庆我没带可以阉掉你的药丸。”一拍玉掌，“抱住那根柱子，直至明日此时！”

龙晃云发现自己的身体正按她所说移向那根该死的柱子：“喂！止天，你……”

“外加闭嘴。”裴止天笑盈盈看他如她所述乖乖死搂住那根柱子才步下地面，向呆愣在院中的太子走去。

“太子殿下，我们回房看书吧。”她的笑容让本来就倾城的容颜成了名副其实的绝色，“室外的习武课程结束了。”

龙烈咽口水，这才能呼吸。看着翩然而去的纤影，投向那边可怜的九皇叔一眼，不抱什么同情心地跟上裴止天。错可不在止天，是龙晃云先下手的。

不过……天下不是最毒妇人心吗？难道连长得很像妇人的男人心也会如此可怕，皇叔，你的日子好过了。

裴止天指点龙烈念书的方式很简单。先由她讲述一遍，再让太子自己理解，以自己的方式消化，若有他解便可提出与她辩解。

而且，她要求龙烈念书时，要以书中的角色或作者的角度去看书中的理论，有疑必问。

大部分时间，裴止天是可以悠闲的看自己的书。

“太傅。”抬头向那张沉浸书中的丽容。龙烈扯出英俊的笑容。

琥珀色的眼眸抬起，询问地望向他。

龙烈耸耸肩：“皇叔会被困多久？”好歹也是自己的叔叔，帮帮他也算侄儿的孝顺。

裴止天心情很好地浅浅掀起唇角：“明天这个时候。药效是一天。”很开心地告诉太子，“无解药，因为我还未想过要去研制。”救那个王八？三

个字，不、可、能！

龙烈掩饰着笑容低下头道：“那你很快会有想研制的想法的。”

裴止天扬高细眉：“待会儿皇上会来？”不会吧！难得一个整人机会，而且皇帝不是隔三天才来一次么？其余都是太子一人到正殿向皇上请安哪。万一让皇帝知道龙晃云被弄去抱柱子……

龙烈支着颊，偷瞄她一眼再垂下头看他的书。这裴止天反应很灵活嘛：“他说，今天他要过来和皇叔商量些事。”刚才他不是被强吻了么，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

裴止天开始考虑如何将龙晃云毁尸灭迹，让皇帝永远找不着自己的九弟。

龙烈微笑着看书，时不时瞟一眼裴止天。不得不承认，这人足以让父皇三千后宫为之惭愧。美得让人乱心动一把的。只可惜总是这么一副毫无表情。不会只有皇叔才可以撩动他吧……好像是这么回事，每次只有皇叔在，他那平静的表情才会有裂痕。而裂痕下的裴止天更是美得让人无法呼吸……呵呵，哪天灌醉他，顺便替他换上女装看看是不是更为惊人。

裴止天起身，抬手敲去：“太子，别胡思乱

想。”笑得那副坏样和皇帝、龙晃云简直一模一样，不愧是一个血脉的人。

被发觉了。龙烈吐舌，笑着揉头：“太傅，你弟弟是不是跟你一样漂亮啊？他是京域第二黄金单身汉呢。”

回位的美人抬脸：“你们没见过面？”

“没，他每次进宫和父皇谈事，老是和我错开，否则我早就去看了。”龙烈笑道。

裴止天抿一口茶，放下杯：“漂亮是按各人标准而言的。无邪……应该是比我好。”第二，她又不是第一，当然，比不过他……那第一是谁？

龙烈抓抓头：“可你要比皇叔好看多了，你弟弟要是这么说，也肯定胜过皇叔，为何只有第二呢？”

她没反应过来：“干王爷什么事？”

“他是第一啊。”

“美丽的标准果然是按各人而定的。”心中在干笑。龙晃云赚了个王爷，否则，他肯定最末也评不上。

龙烈在那边继续喜滋滋：“皇叔英俊、魁梧，是个王爷，而且知书达理，有着显赫战功，在父皇面前又是个大红人，那他当然是当之无愧的第一。”

翻一个美美的白眼，人的身份果然可以捧高一切。

龙烈笑看她：“当然，如果太傅在京域多出入，那肯定皇叔也得后让。”

裴止天想了想，说出口的是另一句话，“再给你一刻钟，背出今天的课文。”

“啊……”龙烈吐舌，将眼光挪回书上。

小鬼，套她话，他还嫩呢。

看着书桌前的小鬼，不，不能叫小鬼了，比起五年前那个老气横秋的孩子，他已经修炼得能把心思深藏心底，有自己的保护色了。

厉害，也让人觉得有些……可悲。十六岁，若在平民家里，还仍然是个可以任意玩乐的天真少年，可在官场、宫中，已是个老谋深算的小大人了。

作为今后皇位的继承人，这些是必然的经历与改变，只是，又抹灭了一份真。

不过，作为被选出的最佳人选，他的确是最好的，不光容貌、举止都有着乃父之风，言谈更具皇帝应有的架势，连处事断言方面都胜其他皇子一筹。

就是不知道在她这个太傅及其他人、事引导

下，他会成为如何一位皇帝了，是昏是明，指日可待。这时，门口传来太监尖细的声音：“皇上驾到。”

裴止天和龙烈同时起身行礼。

“起来吧，”皇帝进屋后，先询问了龙烈的情况，才四周望，“晃云呢？”这两个太傅在对方上课时都会纠缠在一起，怎么今天例外啊。

龙烈低笑答：“父皇，皇叔在院中乘凉。”瞄一眼那边虽然低着头，但已明显露出笑意的裴止天。

裴止天偷抬头，正看见龙烈冲她眨了眨右眼，不禁笑得更开心了。也冲他眨了眨眼。幸好没白教他。

接收到裴止天的谢意，龙烈很夸张地发现自己的心跳差点停止。他明白皇叔为什么老爱逗裴止天了，根本就是种折磨人的享受嘛。

“哦，他练剑呢。”皇帝径自下结论，没看见儿子和裴止天的小动作，转身向外走，“烈儿，止天，你们一同来吧，朕有要事。”

要事？裴止天低头翻了个谁也没看见的白眼。可预见到龙晃云惨死的同时自己也得惨死了。那药效是一天的，只能下三个命令，且命令之间不可相背。

一行人到达凉亭。气氛该死的诡异。没人敢开口发出声。

龙晃云在那边抱着柱子睡觉。

皇帝很久才恢复语言能力，回头先让所有人退下，才望向裴止天：“晃云在那边做什么？”很明显是在极力维持严肃面孔。

裴止天忍笑忍得很辛苦，无辜地一眨眼：“止天不知。”

皇帝不由自主地绽出浅笑。移向爱子：“烈儿，你皇叔搂着柱子做什么？”

龙烈一本正经：“烈儿不知。”

皇帝瞄两人一眼，径自大步入亭，一拍龙晃云的肩：“晃云。”

龙晃云睁开眼，见到是皇帝，笑点下头，傲气得仿佛他像八爪鱼一样，死缠住柱子是最正常的动作。

皇帝回笑，温和问：“九弟，你做什么？”在旁人口中问不出，就直接问事主。

龙晃云微笑，笑得自然无比。

“你倒是说话啊。”皇帝被那一笑弄得莫名其妙，探手到弟弟额头，没发烧啊，“你被下药了？”收回手，大概明白了。

龙晃云睁着与皇帝相似的黑眸瞄向那边偷笑的裴止天。很高兴看到她较平时亮丽数倍，同时很想把皇帝和太子踢走，独自看着只属于他的止天。

皇帝目光投向裴止天，温和下来：“ 止天 ?”

龙烈道出原因。

皇帝忍不住笑出来，一时快乐得很。

坐在石椅上，皇帝才止住笑：“ 那……朕的事也得谈，止天，你让他不能说话，朕如何与晃云商谈 ?” 私心里是站在裴止天这一边的，连自己也为这种护短奇怪不已。

裴止天浅笑盈盈：“ 皇上以为 ?”

龙烈一弹响指：“ 太傅可以命令皇叔倒抱住柱子，用手在地上写字。” 说完马上收到一记瞪眼。

瞧那边嘿笑的龙烈，龙晃云没好气。

“ 让他可以用笔书吧。” 皇帝微笑，“ 烈儿，你对皇叔不敬，罚你上前奉纸墨。”

“ 是。” 龙烈扮个苦瓜脸，捧纸笔上前。

裴止天让龙晃云可以提笔写字，代替说话。

皇帝喝一口茶，才道：“ 近来京域发生数起劫财劫色及灭门惨案，且被灭门的人家所有稍有姿色的女人全被奸杀，你们想想如何解决。朕不愿用些没用脑子的人去丢朕的脸。”

裴止天垂着眼，注视手中的茶杯，茶杯与她雪肤相映，光华而美丽：“ 皇上，可以领兵么？有组织的灭门，几个人是无法解决的。”

“ 可，但不能惊动对方。” 皇帝微微一笑。

龙烈念龙晃云书写：“ 皇上可以派人做诱，再杀到对方老巢。” 他兴奋道，“ 父皇，儿臣愿意前往。”

皇帝白他一眼：“ 你的相貌如何做饵？”

裴止天又想苦笑了，皇帝好像相中她了。若没估计错，这应该是皇帝派给太子的任务。这么一来，两个太傅都逃不掉干系。抬眼向龙晃云，他正朝她了然地扬眉，示意让她说。

裴止天轻吐口气：“ 皇上，饵的事可交予止天和王爷，一定让太子安全归来，并完成您的任务。”

皇帝正等着这一句，他道：“ 好，就交予你们了，带多少兵士，由晃云拿主意。” 满意地起身，看到龙晃云的惨样，忍不住一笑，“ 止天，你就休假一天，照顾晃云直至他能动弹。” 帮弟弟一把，他对裴止天的兴趣瞎子都能看得出来，挥袖离去。

龙晃云笑得嘴快咧到耳根子了。

龙烈笑，收好纸笔：“ 太傅，我会让人将床榻搬至这儿的，你们自个儿聊啊。” 他笑着离开，留

下裴止天和龙晃云。

6

很久，裴止天才坐到他身边的围椅上：“ 商议一下计划吧。” 认命地一手支头，一手搁在膝上看他，“ 你说吧，我看得懂唇语。”

“ 我们可以扮夫妻。” 他无声地开口，“ 是外地的巨富，迁到京域，最近女人们都躲光了，你的面容肯定能吸引出贼人。”

“ 你要我扮女人？” 她有一丝不悦。万一秘密泄露谁负责，“ 而且跟你是夫妻？哈！天下哪有这种事。”

“ 你本来就是女人。”

“ 但我还没有宣布这个事实的资本。”

她的意思是想当女人了？他的女人？龙晃云笑了：“ 如果这事成功了，你不就有资本了？”

她沉思：“ 我不愿和你做夫妻。” 想一想，“ 兄妹如何？”

“我们像吗？”

“那我和无邪去。”她眼一亮，完全没了在众人面前的平静，反正在他面前，她根本无需掩盖什么。

龙晃云苦口婆心劝道：“拜托，无邪能保护得了太子么？而且无邪和烈儿不熟，万一闹矛盾……”

“我明白了。”他老兄的意思，只有他这位神勇大将才可同时保护住毫无武功的她和爱到处乱跑的太子，“太子是你侄子吗？”

龙晃云笑得很不正经：“想要儿子我会找女人生的。”

啐一口，裴止天不知何故红了脸：“你的那两个侍卫呢？带上比较好。”

“我以为你不愿意见到他们，所以留他们在镇南王府了。”

她睁大眼：“疯了！宫中也有不法之徒，你不要命了？”

他无所谓地抱着柱子耸耸肩：“除了你，没人能让我完全放松。”

“那如果是我下手呢？”她没好气地玩着腰侧垂下的流苏。

他笑得邪气：“那只有认命，死在天下第一美人手中，死而无憾。”

裴止天翻个大白眼给他，不意外看到他哈哈大笑。弯了眼，同时思索，为何他不能讲话，却能笑出声，怪事。

园门走入宫女和抬着床榻、屏风等用具的太监。

“王爷、太傅。”低着头，没人敢有恭敬外的其他表情。

“嗯。”裴止天轻轻颔首。

太监们动手，一下子用白纱、屏风、布幔将凉亭围成了一间小屋，临退下前，一太监还在龙晃云耳边说了几个字。不一会儿，就仅剩四个宫女随侍亭内了。

冷眼见那可恶的龙晃云笑得万分邪气，裴止天很不客气地挥去一拳。

“干嘛？”他瞪眼。

“瞧你笑的，就知道不是什么好事。”白他一眼，裴止天移到躺椅上，拿书径自看，不再理会他。开了一半的亭，光线仍是好。

龙晃云苦笑，大概只有他才享用得到裴止天这最不设防的一面吧。

那个死小子，居然让太监转告他好好享用难得的机会？

算了，闭目养神吧。

不知过了多久，直至再步入院中的宫女道：“王爷、太傅，该用晚膳了。”两人这才发现已近黄昏，亭内灯盏也燃了数座。

“端上来吧。”懒洋洋起身，裴止天伸手入宫女端上的玉盆内净手，对那边的龙晃云嫣然一笑，“你们伺候王爷。”

龙晃云心底发誓，他一能动，一定狠狠掐死她！面上仍是笑，坦然地接受喂食。

裴止天边歪着头享用美食，边仰望亭外的星空。

唔，多美的夜。待会儿叫宫女把棉被一齐绑到柱子上，怕他着凉。

坏笑的裴止天，尤带一份惊人的娇媚，看得龙晃云呆了，痴了。

第二日下午，几个太监将全身僵硬的龙晃云架到躺椅上。

咬着牙忍受全身蚁咬似的麻痒，强迫自己活动筋骨。龙晃云切齿道：“早闻裴太傅深得裴梦医术真传，怎么不为本王按摩？”

安稳一觉醒来的裴止天精神奕奕地坐在阳光微风中，耀眼得很：“你还嫌我碰不够你啊。”好心情地笑拂着坠落胸前的发。

龙晃云不怀好意地笑：“今后有的是机会。”低哑的嗓音格外让人心动。

裴止天吐舌，俏皮地皱皱鼻子，却仍是下了位，绕到他身后，揉捏那紧得纠成一团的肌肉。

闭眼，享受着那双小手的按摩，他叹了口气，没再开口。

炎热的午后，静静的，突然传来龙晃云的低斥：“通通下去！”大手抓住裴止天，不去看她可人的娇笑。

所有人退去。

龙晃云手一捞，将裴止天整个人从背后抓来怀中紧拥住，顺势吻上她的唇。

裴止天粉唇弯起个笑，纤细的手环上他的颈，放任自己陷入他向她撒开的情网中。逐渐地察觉自己正在没志气地沦陷。

园门外，悄悄缩回两颗脑袋。

“怎样，父皇，有空多来转转，肯定精神一振。”龙烈和皇帝相似的黑眸满是笑意。

皇帝微笑再微笑：“等会儿再进去吧。”看来裴

止天这次是栽在晃云手中了，只是那种可称之为害羞的因素会害得晃云很惨罢了。

松开裴止天，着迷地看着她美丽的眸中流转的梦幻色彩，她的任何一面都能让他看呆。龙晃云修长的手指抚上她被吻肿的樱唇，他笑得好得意："抱歉。"

柔柔地仰高头，半眯的棕色眸子细细看龙晃云令人屏息的俊容，弯出个只给他的笑："我可没看出你有抱歉的意思。"

他笑得愈发嚣张："口头总要意思一下嘛。"紧紧拥她一下，"你软得惊人，也香得惊人。"

外面有太监高呼皇上。

两人对望一眼，他刚要放开她，她迷人地一笑，粉舌溜出来扫过粉嫩的下唇。在他抓住她之前，跳开去。

龙晃云挫败地呻吟一声，粗声粗气道："谁教你的？"

她纤手拂过娇唇："你。"

园门外传来皇帝爽朗的声音："看来，你们二人相处得很融洽嘛。"

"皇上。"两人行礼，得到免礼。

龙烈也随着皇帝步入亭中："皇叔、太傅。"冲

两人促狭地一眨眼，贼笑代表了一切。

裴止天恢复了人前的冷静，只是白了那边可恶笑容大挂脸上的龙晃云一眼。

龙晃云回她个男性媚眼。

皇帝咳嗽一声，终止他们的眉来眼去：“朕今天来是要计划的，若没什么意外，你们明天即出发。”

龙晃云出面，道出前一晚和裴止天的商讨结果。

皇帝点头，赞赏地看着他最中意的两人。计划只可用完美形容，看向儿子：“烈儿？”

龙烈正为首次出宫兴奋不已，精彩的计划更是让他摩拳擦掌，没有反对的意见：“嗯！父皇，我们明天就出发！”

“好。今晚膳一齐用，朕祝你们马到功成。”

※　　※　　※

第二天，裴府

“原来你就是裴无邪。”龙烈绕了裴无邪几圈才看向裴止天，“你夸张了，他比不上你。”

裴无邪询问地挑眉，琥珀眸子闪着对这个太子的好感：“二哥，王爷呢？”不是传闻两个太傅已经

纠缠不清了？呵，有龙晃云作姐夫，对裴府真是喜上加喜。

“等会儿过来。”裴止天端起茶细抿着。无波无动，仅全身泛出懒意，斜依在躺椅里。

龙烈回到裴止天身侧坐了：“对哦，你们还有个大哥，太傅，那你大哥面貌又如何？”怪事哦，裴止天和裴无邪都是年幼即得高官之位，而且才干不亚于其他年长者，怎么那个裴无非倒一点风声也没有？听说才能不怎么样。一家人，他算不算基因突变？

两双琥珀眼眸同时一黯。

裴止天放下茶杯，浅合上眼：“大哥……与无邪很像。”他们大都承父亲相貌特色多，而她偏母亲的柔弱。

“哦。”漂亮的黑眸再次向裴无邪上下打转，龙烈笑咪咪，“那这次行动你去不去？”

裴无邪的笑有八成相似于裴止天，也让龙烈有惊艳的感觉：“不，这次行动危险，我不想去添麻烦。尤其我没有足够的能力保证自己及其他人的安全。”裴止天和龙晃云找他谈过这事，他没把握，所以推掉了。

“哦，冷炎、冷炙呢？这次皇叔回来都没看见

他们两个人。”龙烈好奇道，远离了皇宫，孩子气仍是遮不住地显露。

“那个笨蛋把他们留在镇南……你敢骗我！”凤眸大睁，平淡的语调到了一半突然提高。

龙烈、裴无邪同时望向门口。

龙晃云笑咪咪地走近，身后正是他那两个寸步不离的死士：“京域也有镇南王府。”他扬了扬眉，坐到厅中另一张躺椅上。

冷炙随即到厅中为主子倒了杯茶奉上。

裴止天转过身去，不再理人。

倒是龙烈兴致勃勃：“怎么还不出发？皇叔？”

龙晃云微笑：“至少得三天。我们得先派人在那边购了房产，再让士兵化装成家丁搬些家当过去，而且我们还得习惯称谓，你得叫我叔叔，而非皇叔，而她，”瞟向裴止天，邪气一笑，“叫她婶婶。”

“婶婶？”龙烈低笑，“太傅，你扮女装，我看不仅是那贼人被引出来，八成连皇叔也会变成采花大盗。”

裴止天慵懒地支起身：“哦。”懒洋洋而毫无生气一眼瞟过去，立马叫龙烈住嘴。

裴无邪笑，姐的美丽是惊人的，但那张脸板起

来，也少有人敢直视她的怒气的。

龙烈摸摸鼻子，吐舌。

裴止天这才慢慢道：“你派谁去？”问的对象是那边只盯着她的龙晃云。啧，就不会收敛些么？

“向阳。”龙晃云的微笑只给她一个人，“冷炎、冷炙用以保护烈儿的安全，向阳去购置田产，追风在后边领兵，你和我在一起。”

为了保命，她没得选择：“这次对手完全不明，向阳、追风最好各自负责，不要有任何联系。”

龙晃云明了地一笑，手揉一下后颈，歪歪脖子：“放心，向阳和追风跟了我五年，不会有问题。”

“谁知道。”裴止天不以为然，亭亭起身，“来吧，太子，我领你四处看看。无邪，你陪王爷继续聊，小女子不参政。”嗤！大男子主义！谁理他！

龙晃云睁大眼，好一会儿才拍额笑出来。

裴无邪满眼是对姐姐的疼爱：“王爷，您惹恼她了。”

龙晃云只是笑，看着裴止天和与她一般高的龙烈一齐往门外走后，才笑望向裴无邪：“紫微院拆了？”

裴无邪一会儿才反应过来：“二哥说的？”漂亮

的琥珀眸看过去，“那就一定拆了。”

龙晃云挑了挑眉，没再说什么别的，话题转向公事：“你在京城和我另外两个副将落日、逐月加上翰锐他们，隔五天陆续以游客的身份入京城。”

裴无邪沉思了一下：“对方有消息？”

龙晃云摇摇头：“我只是不想出任何差错罢了。”他最爱的女人和得拼命去保护的侄子，哪一方出了事他都不会原谅自己。

裴无邪理解地一笑。

厅门掀起，侍女在门外道：“老爷。”

裴易扬见着龙晃云，行礼：“王爷。”才回府就听管家说九王爷和太子都来了，不知是何事，而且……太子在哪儿？

“丞相。”龙晃云起身回礼。面色冷峻得一如朝中。

裴无邪挑了挑眉，开始怀疑他未来的姐夫会不会是龙晃云，怎么面对未来的岳父都这么一副酷脸？

※　　※　　※

裴府另一头，紫微院

“太傅，你都是住在这种楼上么？”龙烈咋呼

着，在摇摆不已的楼道架桥上蹦跳，“真有意思！”

已上到二楼的裴止天静静在围栏边等待。早支开的侍女，为的是让这个太子适时露一下本性。无论怎么说，保留住一份真，日后对天下百姓会有太多的好处：“我在屋里等你，自己玩，小心些。”看龙烈高兴地玩着，胡乱点头，根本没听见她的话，不禁摇摇螓首，仿佛又回到了她带着无邪的日子。都十六岁了，和他同高的龙烈，比无邪还要孩子气。

转身入屋。这栋是书楼，想让龙烈在出发前看一看叔叔生前著的兵法书。有一定危险性的事，在第一次面对时，万全的准备总比一知半解要好。

抽几本书，搁在一边，随意地斜卧上靠椅，翻看着最上面的一本。

龙烈在外边各飞桥之间尽情地蹦跳飞跃，想象着自己是在两座崖顶间的架桥飞过，尽兴得很。

晚膳在太古院用。

入夜，龙晃云被踢到太微院住，龙烈乖乖跟着裴止天回紫微院攻书。

又下雨了。清凉得让她打了个哆嗦。

心细的随侍立即取了厚皮裘帮她裹了。

龙烈抬起头，烛火下的他虽年少，却已充分显

露皇族的优秀面孔了：“ 太傅，你回去吧，我看累了自己会休息的。” 裴止天美，但是身体虚弱，这么点微凉的天，就受不了了。

裴止天扬高美眉，琥珀眸子看一下外边骤然降温的夜，湿冷的气息忽然袭上鼻头，她忍不住掩口打了个喷嚏。这种时候她一般是窝在床上的。但她不愿一个人睡在那张床上……

“ 太傅 ?” 龙烈的声音打断她的沉思。

“ 嗯。” 总得面对的，她总要克服这一切，不可能让它缠她一辈子的。起身，拉紧皮裘，“ 你别胡闹。” 示意周围侍侯的一圈侍女。他十六岁了，如何胡来，她管不着，别惹上她的侍女就成。

龙烈皮皮一笑 :“ 不会啦。”

裴止天走几步又侧过身 :“ 太子。”

他挑高剑眉，唇边弯出个笑。

“ 背完那三本书，明日我出实例，你答辩。” 布下对他来说小意思的任务，亭亭出门。侍女们提灯跟出去。

楼与楼之间都有侍女在两端燃着的灯火，以照明。

移步摇晃的桥面，感觉晃悠悠的，加上作响的楼梯令她放松下心情。

只是……冷。没办法，怕冷又不是她的错，天生的。

绕了几座楼回到她的卧居。

门口的侍女掀了帘让她入内，随即在屋内加点烛火。燃上她随身暖炉才全数退出门外。

待屋里够暖了，才道：“你们去歇吧。”

“是。”数声回答，楼道作响逐渐远去。

裴止天移到窗边，推开它。

清冷的夜，不知为何，让她想起龙晃云，他的怀抱温暖而诱人，不像这凉夜，黑暗、冷湿。

怎么夏夜还会有这般冷？

夜风袭来，她觉得凉了。

仍开着窗，吹灭了小厅的烛火，仅留了床边的，抱着小巧的暖炉，爬上床，习惯地燃了第二盏，取了本书来读。

读到眼乏，才灭了灯，入寝。

入梦。

“止天哪，嫂子很喜欢你呢。”嫂嫂美丽的娇容笑意满面，巧手剥去瓜子壳，将仁放入清茶搁到她面前。

“哦？”读书有点心不在焉，“大哥又去和客户商谈了？”大哥也真是，新婚就丢下嫂不关，“您该

讲讲……□唤无邪过来，一道陪嫂子聊天？”

她娇笑：“嫂子我找的可是你。哦，上回嫂为你做了件衣服，我唤人拿来，你试试，有什么不合适的，嫂好改。”

裴止天浅笑了，拂开垂落的发：“嫂费心了。”哥娶对人了，以后她若嫁出去，爹娘也会享福的。

“止天，你怎么老不专心听嫂子说话？”嫂子手在她面前晃。

“没呢。”浅合眼，却吓得睁开眼，嫂……在干什么？

嫂嫂执起她的手：“止天，你的手真嫩，比嫂子这个女人来得都白。老实说啊，嫂子第一眼见到你还以为你是女孩子呢，瞧你俊得，比你大哥好看太多了。”

裴止天微偏头，闪过她拂上颊的手：“嫂。”示意手还在她手中。这个嫂真活泼。就是举止……大概她娘家不曾在意过这些小地方吧。

她仿佛没听见，只是一个劲儿地笑：“止天哪，你……”

“若儿，止天！你们做什么？”裴无非大步踏进来，面色有些难看。

她不紧不慢地松开止天，起身迎向他：“无非，

你回来了啊，我正来止天这儿借东西呢。”挽住他一同坐下。

“什么东西？用得着这么亲热？”裴无非紧绷着的脸被她小手在胸口上揉了两下后缓下来，抓着她，“别乱来。”

她娇笑。

裴止天咳嗽两声：“哥，嫂，拜托你们回天市院好不好？”

“赶人了。”裴无非含笑起身，揉揉她的发，“止天，没事多去陪无邪，他刚考上状元，许多官场事你得教着点。”

“是，大哥。”看着他们远去，她摇摇头笑回来。坐在桌边，拿起书，边看边执起杯，抿了一口，随意看了杯中一眼，血液顿时凝住……杯中一条血红的小蛇正冲她吐出鲜红的信子。

“啊！”

惊叫一声，猛地从床上坐起。连连喘气，手用力揪紧襟口。

“做噩梦了？”浑厚的男低音，伴着双臂拥她入宽大而温暖的怀中。

熟悉的气息让她放松全身，手也紧紧环住了他的腰，想汲取他的温暖来化解全身的寒意。低喃开

口：“我梦见大哥和嫂子了。”一切是那样自然，她把从来未向任何人透露的梦境告诉他。

他圈住她，不断亲吻她的发顶，她的颤抖让他好心疼。她后背都湿透了，他问道：“那是你的噩梦？”

“嗯。她想杀我。”那是她永远的噩梦。裴止天紧闭上双眼，寒意让她抖得厉害。

他扯下她的白衫，一把丢至地上，再脱下自己的衣替她穿上，亲亲她的额，重新拥她入怀：“你流了一身的汗。”

“每天都这样。”她泛出苦笑，庆幸他看不见。埋入他怀中，心暗暗为他刚才的举动狂跳不已，他放肆过头了。而且孤男……不管了！他的怀抱才是她的最爱。

他有点心痛：“你爱他们？为何他要杀你？”

她微笑闭上双眸：“财。自古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他们杀了叔叔，好歹也遭了天谴。”

“那为什么还做噩梦？”

“只要在这儿，一回家就会这样。”回想当年她睡书房、睡花园，仍躲不过那梦魇，不禁一笑，“都过去了。”有预感，只要有他……

“我陪你。”由他低沉的说出令她心动不已的话

语。

仰高头，轻启樱唇，迎接他降下的吻。

温柔至极。

他移开唇，黑夜里用手指轻柔地划过她的玉颊：“睡吧，我陪你。”拉她入怀，一同窝进她的床褥中。

静静听到他的强健的心跳。

裴止天心中有些发笑。这宛如夫妻的事实，传出去有多么惊世骇俗，她却这么坦然接受，只因为是他。

睡意渐随他抚过她发的手袭来。

好久。

暗夜中突然冒出个女声：“喂！龙晃云，你怎么会出现在我房里？”

无赖的男声，伴低笑响起：“想你嘛，再来我只是想看看紫微院的遗址的，谁知道会遇见个从梦香中走来的仙子。”

“去！”

“止天……”

※　　※　　※

五天后

京城城郊。

从马车里走出来的裴止天让所有人呆怔住了。其中的龙晃云更是后悔叫裴止天出来的建议，他根本不该让她来，应该把她深锁在镇南王府最深处，永远只让他一个人观赏，现在搞得他火大得想挖掉在场每个人的眼睛。

放下及腰的长发，只是将少许束起，垂了两缕在胸前，合身的紫衫宫装，将裴止天不为人知的女性一面展示得淋漓尽致。难以形容的绝世娇颜只能让人为之叹息，即使她被誉为“天下第一美人”。

看到这种效果，裴止天浅挑了下眉，撩起下摆回马车里。连认识她的人都呆成这样，此次任务成功率达十成了。

好久，龙烈才甩甩头，吹了声口哨：“皇叔，你赚了。”该死，他都后悔撮合皇叔和裴止天了。这么绝色，即使是个男的，大他几岁，他都会为她神魂颠倒。

“啪！”龙晃云的反应是赏他个毛栗子。冷喝惊醒众人：“上路！”自己也掀起帘袍，跳入马车。

队伍这才大梦初醒似地前行。

冷炎、冷炙跟在太子之后，这也才呼出口憋了好久的气。

裴止天，出乎意料的美！这么美的男人，对王爷来说……

马车内。

宽敞的空间，挤进个高大的龙晃云终显得有些拥挤。

裴止天正将发束回男髻。美眸斜了他一眼，没开口。

“别系了。”他来到她身后，拉开她的手，着迷地看她乌发如瀑地洒到他膝上。

跪坐着，将她拉靠到怀中：“我来。”

她索性赖到他怀里。懒洋洋地，回味着刚才给他的惊艳。如果可能，她真希望自己这一面只有他看到。

龙晃云粗大的手插进裴止天浓黑的发中，冰凉的舒畅感让他呻吟一声：“美极了，你全身上下都美极了，连这发都让我为你痴醉。”

裴止天美唇弯起，感到心底甜甜的。

龙晃云笨拙地挽起她的发，怎么也弄不好。索性放了手，拿过一边的象牙梳，插入发顶，松手，梳子一路滑落到底，黑亮长发如乌绸般亮丽依旧。

“还是我自己来。”她低笑着推开他，“你该出去，否则要传出什么了。”

“嗤。”他不屑地哼一声，斜依到一边的软卧上，事实上，他巴不得全世界的人都以为他与她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对他的态度，裴止天只是一笑，他才不会在意。纤手将发拨至脑后。没梳过女髻，想来也难不到哪儿去。一手执了发，一手取出绸绳，咬住一端，拉长来，才松了口，将绸绳绕上发去。

看她快要系好了，龙晃云突然一笑，快速伸手，扯下带子，将她的努力顷刻间毁掉。

扭成髻的发，旋转着，披下肩背，恢复成上好的黑锻。

她斜他一眼：“你很爱看个披头散发的疯婆子？”抢回绸带，重新辛苦地梳她凭印象想出的发髻。

他微笑，溺死人的温柔显在他眼里，只为她。

无论她是什么样子他都爱看。只是他更爱看她散发的那一瞬间，整个人亮媚得令他无法呼吸，一如今后，待她为他盘上发的那一刻。

他期待着。

她每一个面都属于他。

※　　※　　※

自从发生了数起灭门及劫色的案件，还有人敢

迁至京城，引起了所有人的好奇。虽然这家人尽量不动声色，默默地购房搬家，但仍可看出，他们是大手笔置产，是巨富。只是，不知为人如何罢了。

直至某天中午，一辆中型马车停在那所新搬人家的大宅子前，人们才知道是主人来了。几乎有半数京城人都偷偷望着不怕死的人，想看看到底是谁蠢到什么程度。

一行人显然是风尘仆仆赶至的。

凭衣着可看出，那个高大俊朗的男人是男主人，年少的可能是小主人，两人相似的英俊相貌，很容易料定他们之间是血亲。另两个服装暗涩的应该是家丁。

就不知马车里是什么人。

家丁之一上前，撩起帘子。

车内的人才刚露脸就惊住了所有京城人。

是个仙女！

龙烈跳下马，好笑地看到周围的人呈木刻状，如预料中的情形，只可惜人还是少了些，如果更多，效果会更佳。

龙晃云已无法不悲哀地告诉自己，若想要裴止天，他就不得不一同接受她引人注目的事实。他走到马车前，伸出手。

出马车的裴止天扫了眼四周，没任何表情，只是对于龙晃云那摆着接她的姿势，拧了下柳眉。她又不是“女人”。

龙晃云示意她现在处境。

裴止天勉强伸手搭入他的大手中，那一刻有些怔住，好像她雪白的手要被他古铜大手吞没了似的，任他拥下去。

她的身子仍是那么软，搂住她借机滑过她的胸，啧，比他想象中要丰满。

用力拧向他腰侧。

龙晃云冷峻的脸露出个只给她的无赖式笑容。

早在大门恭迎的向阳这才上前：“少爷、少夫人、小少爷。”偷偷将目光溜过裴止天，马上又移开了。这人，真的是男的？没想到，裴止天这么美！

龙烈先一步入大门，啧啧地四下打量。

龙晃云仍搂着裴止天入门。

不习惯被人光天化日之下这么亲近，裴止天想踹开他。

冷炎、冷炙跟上。

向阳吩咐家丁牵马和马车，绕到府后入内，他才关上大门。

一切恢复平静。

但京域人仍死盯着那扇暗红漆大门，企图用炽热的目光灼出个洞，好再次看到那个仙女。

一条人影，飞快地穿过街没入巷角，快得没让任何人发现。

7

一听到大门关上，裴止天立即一脚踩向龙晃云，得到他放手的效果，才懒洋洋地走上廊道："王爷，别太放肆。"混蛋！敢在众人面前搂她！

龙烈笑道："婶，你好漂亮。"

裴止天似笑非笑，缓缓回头，危险地弯起唇角："烈儿？"

龙烈马上跳到龙晃云身边，企图转移即将轰炸的目标："皇叔叫我这么叫的。"

龙晃云没好气地敲他一下，才开口："各自休息一下，明日开始执行计划。"

"好。"龙烈高举手，"我去逛夜市，可以趁机

四处打听一下。”

“小心些。”裴止天吩咐道，“你先去梳洗，换套衣裳。”真看不惯堂堂一国太子脏得像乞丐似的。

“哦。”龙烈高高兴兴地往后院去了。

龙晃云使了个眼色。冷炎、冷炙闪身跟上。

挥退其他人，龙晃云这才走上前，倾身凑到她耳边打道：“你刚才真像我儿子的娘。”

裴止天用力一拳打在他准备好的大掌中，转头就走。

随后的龙晃云看到她满颊的红云，无声地笑笑：“这边，止天。厢房在这边。”

绕到后院，打开较里边的屋，他道：“这儿没有楼阁，否则我会给你个摇摇摆摆的楼道。如今只能将就一下了。”心疼地用大拇指轻划过她有点儿泛青的眼袋。

她慢慢绽出个只给他的笑。

他脱口而出：“止天，我爱你。”

她的笑容顿时怔住，褐眸睁得大大的。猛的，她挣脱他，像只兔子般逃入屋内，用力关上门。

龙晃云原地眨了下眼，黑眸里的爱意黯下来。心底有一丝痛，且愈来愈变得明显、加剧。

他转身离去。

屋内的裴止天靠着门板，猛喘着气。一寸寸，跪坐到地上。不明白她为何会有如此举动。她以为她也会从容说出“我爱你”三个字，然后给他她最迷人的笑。

但……

她心底哽住了什么……

※ ※ ※

这些天，这座命名为龙府的大宅子不断传出咆哮。

左邻右舍都传闻这新搬来的人，虽然男主人英俊潇洒，但脾气暴躁得像头熊；而女主人，美得个天仙似的，却是典型的大家闺秀，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至于小主人，便是男主人的侄子，一天只会到处玩乐，是个不知世事的纨绔子弟。

“她在哪里?”龙晃云刚从外边回来找裴止天就不见人影，较前些天她的避而不见，这回干脆来个消失。

哈！他到底做错了什么?!不就是说了句爱语吗？天下女人不都爱听男人说这句话么？他又不是普通男人，能说这种话，白痴都该知道他用情之深。

可为什么她会那样反应？根本不理他，还天天跟他隔了扇门对话。

向阳低头答：“少夫人出去了。”

龙晃云闻言一掌拍向一边的木柱，指嵌柱中：“她一个人？”

向阳答：“是。”

硬生生的，柱子被抓下一块，连房屋似乎都为之一颤，他甩袖狂奔向马厩。

“少爷……”马童来不及行礼。

龙晃云一把夺过还未入上鞍的马匹。

龙府建在城郊，到城中还得过一片广阔的树林。

没带头巾，是为了更引人注目。

她要好好静下来想一下她跟龙晃云的事，要弄明白自己心中到底哽了什么。此时是解决京城之事的时候，她没办法分神去考虑另一件事。

当务之急，只有尽快解决这儿的事。而最快，也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利用她的美貌引起更大的轰动。

只是……龙晃云知道了，会……

市集中没人不看向这位天仙似的美人儿。自从发生那些惨案后，稍有姿色的女子都躲起来，哪还

见这么光天化日出来抛头露面的女子，而且还长得比传闻中的龙府仙女美上一万倍。

“止天！”一声怒吼，惊得所有人回头，看来来人怒火不轻，却不知是谁。

飞速的白马在激起阵阵尘烟后，猛地在黑马美女前停住。白马一阵长啸。

马上人漂亮地一跃着地，怒气冲天地向黑马美女大步走去。

有人已经认出那个坏脾气的龙家人，想来，这女子也就是他貌若天仙的妻了。

其实她裴止天心底是想逃的，莫名的感触，让她很想拍拍炭王逃开。但……仍是顺从地将手放入他掌中，投入他怀中，低低道：“晃云。”

奇迹的，龙晃云一脸的暴怒在她一声呼唤中平静下来，只温柔地拥住她，低道：“为什么一个人出来？这很危险。”

她没回答，只是轻推开他：“我去买些布料。”便走入身后的布行。

龙晃云双手环胸地挑了挑眉。心情在看到她安然无恙后恢复了平静，傲然的眼也终于能恢复平常的视力。天知道，她不见时，他几欲发狂。

龙晃云眼睛随意一扫，对街小贩的摊上有一样

物品入了他的眼。平日是绝对不会在意这种街头小贩的，不知怎的，却心里一动，大步过去，弯腰从摊上拾了起一只紫木簪。捏在手中，转了转，愈发觉得其古朴和纯纯的气息。

小贩见有了买主，高兴地抬头，却在瞬间呆掉了，好……高状又英俊的人哪……会不会是劫匪？他估计一个拳头就会让自己断上几根骨头……

没理会小贩愈来愈惶恐的表情，龙晃云丢下一两碎银，回到布行门前。这个簪子是不值钱，却……让他觉得好看，很配止天的那套紫杉。

一抬头，正见了她自布行出来，手里拾了一扎绸料。不自觉，龙晃云浅笑迎上去：“止天。”伸出手。

裴止天疑惑地看着他，才伸出玉手去打开他攥住的大手。古铜与雪白的肌肤，阳光下格外和谐。

他摊开的手上是一只簪子，一只令她眼一亮的紫木簪。她将木簪取了出来，细细看着，簪子自然的花纹勾出了一副流水图，精巧细致得让她淡淡泛起笑。迎上他带笑的黑眸。心里甜甜的。

一切尽在不言中。

“买布做什么？”接过她手中的布，搀她上马，他问道。难得在有杂人的地方为他微露出笑，但龙

晃云仍不忘注意四周。上马与她一同向归路。

“找一下有没有被窃之物。”她手心里握的是那只簪，像他给她的一切那样，温暖的，热了她冰凉的心。

他沉思一下：“这些事是近半年发生的，不像是本地人所为，倒像我还在漠北时，围剿过的一伙强盗的手法。”

“哦？有漏网之鱼？”她微昂起下巴，“你不是很厉害么？也有失误的时候？”

他失笑：“真怀念那只咬我的利齿小猫咪，不过，仅只在于怀念。”深深望进她眼底，“为夫我没那么伟大。”

她啐了一口。

“不过倒很高兴知道，在你心中原来我这么了不起。”他笑一下，恢复轻松，“岂止是漏网，是全员逃掉。本来我绝对可以一网打尽，却被他们一个不漏地全逃了。”

她微眯了眼：“有内奸。”

“有。”他点头，“结果没再在漠北得到他们的消息。”

她垂下螓首：“他们有多少人？”

他明了：“二百人左右，我已命逐风带了一干

精兵把京域可疑据点包围了。这次我倒要看看他们如何再逃。”

看他的自大样，她轻笑一声。男人，自大又往往看不清自己盲点的雄性动物。

他微笑的俊脸定住，侧耳听了一下。

她望他：“怎么了？”

他跃下马，伏地听了好一会儿，才当机立断地抱她下来：“有人，听蹄声不是善类。”四周环望，出了树林，没找着可以躲避的地方，龙晃云剑眉拧了一下。

她震惊地睁大眼：“你要一个人对付他们？”挣扎起来，他真是个自大的臭男人！

他一边止住她的蠢动，一边漫不经心地答：“你能帮我？”

她失声叫出来：“至少我可以帮你引开他们一部分的注意力。放开我！龙晃云！炭王脚程很好的。”

他低喃：“除非我死。”在她怒视中点了她的穴，相中一棵参天大树，飞身上去。

“你！你这个自大的王八！”她开始怒吼了，没想到他这样对她。

“唔。”他找着了处安稳茂密的枝杈，将她稳妥

地安置其中，树叶将她的身形遮得一丝不漏：“ 好了。” 他这才露出笑，“ 乖乖等我。” 吻她一下，刚要走。

她的尖叫首次爆发，差点把他吓跌下树。

“ 龙晃云！我警告你…… ” 被他点中哑穴。

他笑了，在她耳边呵着气：“ 我不知道，从来不知道你还有这么女人的一面。但为了你的安全，乖呵。” 纵身，已不见身影。

死瞪住她能看到的绿叶树枝，她只想瞬间学会绝世武功，摇身变成一个武林高手先揍死那些非善类，再踹得龙晃云跪地求饶。

哦，见鬼！她被教坏了，全然失去平日的沉稳了。

龙晃云跃下地面，将两匹马牵至离裴止天藏身那棵大树甚远的地方，才纵身上了另一棵树。

不久，十二骑人马纷纷在两匹马前停下。

有人大大咧咧地道：“ 咦，果然是两匹上好的马，咦？那两个人呢？”

“ 管他，先牵了马再说。” 另一个人上前，想抓住疾风的缰绳，却被疾风高高扬起前蹄的咆哮吓得跌倒在地。

“ 妈的！连匹马也制不住！” 周围数人吼出来。

另一道男声，低沉浑厚地传来：“ 我看，是它还不太愿意跟你们走吧。是吗？疾风。” 高大身形从树上跃下。

疾风和炭王奔向他那边。

龙晃云抚着爱驹：“ 请问，各位与我的马有何渊源？”

“ 就是他！” 有人大叫。

“ 上！”

龙晃云拔剑出鞘。看来只是几个看中疾风的小混混，他这才放下心来对战。

刀剑之间，强弱可见，龙晃云轻而易举一一撂倒他们。收剑傲然地笑，这些个货色……

不对！怎么只有七个？他记得有十二个的。

左方草丛传来动静，可右边飞来数枚飞镖，分明让他不能去理会左边。

勉强躲过这几枚又狠又快的飞镖，龙晃云刚要专注左侧，却再度被飞来的镖吸引开注意力，颜色青黑，淬有巨毒。

不管了！龙晃云迅速衡量一下现场，飞镖又四个方向飞来，惟有先将飞镖手击破，才能放心对付左边那个想来是头目的人。

龙晃云当机立断，飞剑挡开迎面而来的飞镖，

飞身过去，挥剑斩掉第一个树后投镖手。

然后是第二个。

第……后面传来风声，来不及了！龙晃云左手执鞘反手挡向背后，右手握剑劈开直射要害的毒镖。

巨痛从右后肩蔓延至全身。

微眯双眼，右手回剑直直削掉身后执斧人的项上人头，躲掉镖，闪身折回，不再手下留情，剑落人亡。

半空中剑归鞘内，不沾半点血花，龙晃云足尖点地，蓝袍飞扬。

收拾好九个活人，三具无头尸任留原地。

猛地听到疾风的长啸，龙晃云想起裴止天，才忙提气向前奔去。没他在，她不会害怕吧！

事实上，她是在害怕。

听不到除风声、鸟鸣、她自己的呼吸外任何动静，逐渐冷静下来，一一分析她此时的不利情形。她不能动弹，也不能说话，被人发现了，她只能任人宰割。

树叶一阵异动。

她死咬住下唇，强迫自己不能露出任何恐慌之色。

树叶中钻出的是龙晃云。

双方都松了一大口气。

龙晃云拥她入怀，好一会儿，才解开她的穴，跃下树去："你没事，实在太好了。"拉出呼哨，满意地看到疾风将炭王带过来。

"你马上就很不好了。"裴止天扯出个假笑，利落上马，头也不回地飞驰而去。

他苦笑摇摇头，上马跟上。

※　　※　　※

冷炎、冷炙还没回府。

拧着剑眉，龙晃云努力想扯开背后粘在伤口的衣料。

"龙晃云！"裴止天的叫声和踢开门的动作，同时出现，让他根本来不及将外袍披上。

她眼尖瞄到他中衣上的血迹。丢开怀里的画，立即的，她弹出个紫色的小瓶给他："服下。"立刻奔出门去。

还是让她发现了。他摇摇瓶子拔开塞子，闻一下，顿觉清香扑鼻，如同她身上那股淡淡的药香。倒出一粒紫色的药丸服下，同时细看着小瓶子，精致而强硬度的瓷器，是上好的名家烤制品。

裴止天又奔回来：“把上衣脱了。”头也不抬地将桌上杯子取一只倒上茶，再将手中小瓶子里的绿色粉末倒入杯内，轻晃一下，茶水恢复明净。

“脱衣服？”他反问得很暧昧，遭来一记重拳。

裴止天小心用刀割下龙晃云伤口附近的一圈布料，将另一块干净的料子，濡湿了，轻轻晕湿其上。

很久，才一点点儿撕下布料。

再取出个瓷瓶，倒出里边所有的红色药粉洒在伤口处。看到药粉被迅速吸收，她才松了口气。

随意扫一眼，看到他强健背上让她惊心动魄的道道伤痕。一手捂住口，一手颤微微地抚上那些已发白或才染上血色的伤疤。

直到龙晃天温柔地转过身，拥她入怀，呢喃道：“别哭了。”温存地吻掉她的泪，她才知道她哭了。

“谁……是谁？”她泣不成声，无助地抓紧他的臂。

他绵密地吻她：“傻呵，哪个成功的战士没有一身的伤？都是过去了。”

静静的，她抽泣着：“责任，最重要么？”这是她最在意的。

他迟疑了一下，闭上眼：“ 责任。”

她也合上眼，不愿再想下去。

到了晚上龙烈才回来，身后自然是那两个扮成家仆的死士。

“ 嘿，我探听到了。” 边用膳，龙烈忍不住兴高采烈道，“ 听他们说，东郊的山上，前几个月来了伙人，个个面目狰狞，京城人怀疑所有的坏事都是他们干的。”

“ 怀疑？” 裴止天放下碗筷，到一边的桌上推开一副画卷，“ 这是我画的京城图，你来指一下在哪儿。”

跳过去，龙烈不禁大叹：“ 婶！你好厉害，短短数天可以把京城画得那么详细！”

裴止天一掌拍过去：“ 谁是你婶。”

“ 嘿…… ” 他讪笑，摸摸被拍中的后脑勺，细细看地图，“ 好像在这儿。”

不知何时也过来观看的龙晃云在两人背后提出疑问：“ 好像？”

龙烈耸肩：“ 谁也没敢去招惹他们，所以地点范围很大，确定不了。”

裴止天思索一下：“ 如果我独自到那一带走走

……”

龙晃云接得很顺：“那我们不但找不到土匪窝，而且还会找不到你留下的任何一根骨头。”

“那我去。”龙烈信誓旦旦，“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还不如我们一齐上山去打猎。”裴止天毫不客气地道，“但那一干人马如何安置？看架势我们就是去剿匪而非什么上山打猎。”

龙晃云抚着下巴：“烈儿，你一个人去可以，但你得保证能活着回来，而且冷炎、冷炙也不会出差错。”

龙烈沉默：“那总不能等他们找上门吧。”

“作诱饵的目的就是这个。”裴止天接过冷炎递上的药茶，点了点头示谢，“王爷不是对他们很熟么？”

龙晃云回到座位：“烈儿，过来用膳，止天，你也是。”自己拿起筷子，“他们动手前，会派人先到目标附近了解情况，这是惟一可抓的线索。行动迅速是特色，而且他们从不留目击者，宁可错杀一百，也不放过一个，这才有灭门的事发生。失误……大概是好色吧。”

龙烈继续用膳，裴止天喝着药茶，倚在桌边没

动，窈窕女态很是好看：“那我还得多露面。”

太明显即是圈套，可那又如何？敢这么放肆作案的人，应该也会铤而走险吧。

※　　※　　※

时隔几日，仍是未有动静。

黄昏的来临示意着一天即将完结。

龙烈又准备出门当他的疯狂少年。冷炎、冷炙也在例行检查兵器。

“烈儿。”裴止天从屋内出来。

“婶。”龙烈笑咪咪地从龙晃云身边蹦过去。

懒得再理会他的口头便宜，她帮他系上领扣：“别玩得太疯，你的年龄还不到可以放纵的时候。待一切成功，背后再乱来，比较让人无话可说。”

“知道了。”这个裴止天真懂如何拐着弯教育他。龙烈笑嘻嘻地跳出大门口：“我去玩了，叔、婶。”他对于这种平民称呼觉得真有意思。

看向阳关上大门，龙晃云才上前，紧一下她的外袍：“天凉了，回屋吧。”

裴止天顺从地往内院走：“这么多天仍未来消息，是不是代表着他们在养精蓄锐，打算把我们一网打尽？”

“追风的人马已至近郊，随时候命，他们来硬的，也占不了什么便宜。何况这屋内的守卫都是军营里的高手。”龙晃云背着手走在她身侧，体贴地为她挡住凉风。

裴止天几不可闻地笑了一下：“你太自大了，王爷。”

他一笑：“特性，你不也一样。”

她低低笑了：“王爷晚安。”装模作样地行了个礼，她回屋内。

看着屋内燃起了灯，龙晃云才收回笑意，转身离去。

那一天她的表现让他明白他得给她时间。可她不明白么？他是王爷，是将军，只能以国家为己任，哪能把儿女私情看得重于责任？

她眼里的失落，他看得一清二楚，可这没办法。只要他是龙晃云，就永远得将职责摆在第一位。

屋内的裴止天在看书。以她现在的心境，只能看书。别的事，不能想，也不敢想。再做一次缩头乌龟吧，一切留到以后再解决。

苦涩一笑，扮男人这么多年，她太能理解那种矛盾的心理了。是命吧，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命。

如果她的命运是下辈子都跟随他，那她再在意什么，也毫无办法，看上天如何安排吧。

该属于她的，躲也躲不掉。

没过一个时辰，就有人敲她的房门。向阳的声音自外面响起：“少夫人，您的药茶。”

“进来吧。”不知为何，总是对这个向阳没什么好感。

向阳推门而入，将药茶恭敬地放在桌上，恭立一边。

裴止天凤眸注视着书本：“你下去吧，我等会儿再喝。”

他有些勉为其难：“王爷吩咐我看您喝了，才让离去。”

唉！……龙晃云，放下书本，执起那杯茶，放在掌心轻轻晃着，冒烟的杯口，升起阵药的清香。这喝了一辈子的药茶，大概是最能证明她持久情性的一件事物了吧。被生命所迫。人……一定要有事所逼才能持久地干一件事……想要有钱，想要登上高官之位，想要……恢复女儿身算不算？瞧她一身女红装，还真是好看呢。未细看，还从未发觉过女裙比男装多了太多的花样，无论穿的人如何，那衣裙总是美丽的。

淡淡的，她的凤眸染上层笑意。

她有点爱上当女人的感觉了。有漂亮的衣饰，还可以不像男人那样忙忙碌碌，一天到晚提防他人怀疑，真没有意思，女人似乎很容易当……

“少夫人？”见她沉思，向阳不得不打断，“药要凉了。”

“嗯。”回神，浅浅抿一口。异香传出，龙晃云又找来新的药草为她改药茶口味了？真是的……

向阳行个礼退出，不忘带上门。

搁下茶杯，实际上，她仍是不爱喝这几十年来必喝的茶的，龙晃云才到处找新的药草来调制新口味，好让她乖乖喝药。

身边的空气仿佛都有他的影子。他做了所有可以为她好的事，让她感动……

只是，她心底到底哽了什么呢？是有什么事让她觉得配不上他？

敛下眸，纤手扶上额，有点疼。这几天不明白为什么。才看了一会儿书就感觉达到以往熬夜的效果……头痛欲裂。是问题想得太多了？

一阵碰撞加上几句咒骂，让她猛地睁开眼，是龙晃云！他出了什么事了？裴止天不敢疑迟地立即站起身。

房中，正见到他挣扎着要从地上爬起来。狼狈地一边咒骂着，一边无力起身。

裴止天跑上去：“怎么回事？”努力支起他高大的身子，向床边移去。他好重！

龙晃云呻吟一声：“估计给下毒了。”倒向床中，顺带的，让她也跌趴到他身上，“抱歉。”

花厅外是赶来的向阳：“少爷？怎么了？”

她支起身，沉声道：“向阳，你到我屋里的小柜中取个白瓶子。”

“是。”声音迅速远去。

她从怀里掏出个瓶子，倒出仅剩的一粒药：“喏，咽下去。”丢开小瓷瓶。

他没有异议地吞下：“为什么还叫他去拿？”

“防着点好。”她淡道，“这是叔叔制的解毒丸，半个时辰后，你会没事。”摸向他脉门，皱了柳眉：“再晚一点，你就别想再走路。”好毒的药性，又是内奸？

龙晃云拧眉：“如果这个时候，有人来……”门外有打斗声。

裴止天立刻吹灭蜡烛：“你在这儿，别动，我去引开他们。”刚要起身，被他一把抓住。

“你疯了！”他低斥。

她掀了掀唇角，终于冷声道：“我才不想为你陪葬。”裴止天拉下他的手，抓起被子盖住他后，飞快向外奔去。

止天……龙晃云首次认为自己毫无用处。

心痛，再次紧紧包裹住了他所有的感官。

院里的数十条人影纠缠不清，仍还有人从院口涌入，且数目明显要比家丁要多。

用人海战术，会使龙府吃亏。

躲在柱子后，裴止天努力回想如何对付这种场面，抬眼猛地看到有人往龙晃云的屋摸去。

来不及多想其他的，她从柱后闪身而出：“什么人?! 敢私闯龙府！”

所有人一怔，除了院内的黑影，其余全往她这方扑来。

希望她私设的陷阱还有用。

裴止天转身就跑，心中暗祈祷着，希望能将来人一网打尽。

只见七八个人刚踏上刚才裴止天所站的位置，立即的，地砖齐齐抽掉，惨叫伴随人影惊动了院中打斗的人群。

呼……裴止天刚要松口气，见到又飞进两人朝她杀来。天！她以后一定要坚持锻炼。

没命地在廊柱间绕来绕去，心底暗咒她干嘛不多设几个陷阱。

正在裴止天小命不保之时，大门哐地被一脚踢开，龙烈的大叫响起：“ 婶 !” 龙晃云曾私底下说过，一旦有事，万一他来不及，他一定要保护好裴止天。

松了口气，顾不得风度，裴止天忙叫：“ 在这里！拜托，我快死了 !”

龙烈和冷炙奔过来，冷炎则加入院中打斗。

攻方见援手来了开始后撤。

龙烈吩咐不准追，四处重新点亮灯，清理战场。

“ 咦？皇叔呢 ?” 赞叹地看着陷阱里的七具尸体……全都自尽了！龙烈回头问。

“ 被下毒了。” 裴止天用袖子抹汗，“ 已经服了药，过一会儿应该没事。” 就见那冷氏兄弟抽身闪向龙晃云的屋，“ 你怎么会那么早回来 ?” 他一般不到半夜不归。而敌人想必正算准这一时间，下毒、攻进来。

他皮笑 :“ 今天突然想早点回来。”

她沉思了一会儿 :“ 烈儿。” 拉他回她的屋。

龙烈有些莫名，很快明白了 :“ 有内奸 ?” 用唇

语问道。

她点头，打开画卷，低声道：“ 你明日一早和冷炎、冷炙到城郊通知追风领兵进来，我和晃云与你在东郊集合。记住，你是去玩，并且得在我们出门前回来，隐随在我们之后，如果有内奸，就正好了。” 冷冷的，裴止天的眸子泛出杀意，他们差一点伤了龙晃云，那她就提前送他们上西天。

龙烈严肃地点点头，合上画卷，丢入那一瓷桶的画卷中，说道 :“ 我去看皇叔。”

“ 嗯。” 顺便她也得去看看毒解了没有。

※ ※ ※

龙晃云斜坐在床边，已经逐渐复元。冷炎、冷炙站在床的两边。

一见到她，浓眉立即拧起，“ 你过来。” 低道。

龙烈见状就笑了，示意冷炙、冷炎随他退出去，关上门。

她左右上下望，终于开口：“ 我不是还好好的么 ?” 刚想笑，一阵眩晕袭来。扶住额，怎么回事？

他忙下床走过去 :“ 怎么了 ?” 扶住她，倾身担心地望她。

她勉强一笑，大概明白了：“ 想来，我们被同

一人下毒了。”再也止不住，裴止天摇晃一下，倒入龙晃云怀中，敛上了眸子。

“止天！”龙晃云惊怒地吼出来：“冷炎！去找大夫！”

8

热……好热，体内仿佛有一把火在灼烧。

忍不住，低吟一声，缓缓睁开了眼。映入眼帘的是龙晃云焦急的黑眸：“晃云……你的眼睛真好看。”他怎么了？摇摇晃晃的。

闻言，他勉强勾了勾唇角：“你的解药呢？裴梦制的解药呢？”裴梦是医者，能让侄女带在身上的，定是能解百毒的圣品。

裴止天虚弱一笑：“还有一粒。”

“在哪里？”

全身的热让她难耐地去扯领口：“在……你肚子里。”对了……他为什么要解药——猛的，她睁开又要合上的眸子，“我中了什么毒？”

他向来温热的大手抚上她的脸竟让她觉得冰凉，舒适得让她叹息一声，敛上眸子。体内的热，似乎淡了一些。

他困难地吐出几个字："是媚药，蚀骨散。"催情的毒药。

"蚀骨散……"她无意识地跟从，只是贪恋他手心的凉。好久，他才看到她的眸子再度慢慢打开，长睫毛下的琥珀色眼眸竭力保持着清醒，"蚀骨散？"

当机立断，裴止天将倔强的神色努力显露："不要救我！"

他笑容很苦："我做不到。"他曾亲眼看过中了这毒的人在得不到解药的三个时辰后，七窍流血而死的恐怖神态。

"那……杀了我……"她的眸子再度开始涣散，"否则……我……会……恨你……"她不要他看到她丑态百出的样子。

他紧紧闭了闭眼，再睁。

龙晃云解开她的衣，丢至一边，再扯掉自己身上的裳。

缓慢地压下身去，而她已经难耐地主动贴上他冰凉宽阔的胸膛。叹息，自她娇唇中嗌出，雪白的

玉臂缠上他的颈。

而他，低下头，一寸寸印下他珍爱的吻。

一个吻，一个誓言。

他，爱她。

※　　※　　※

睁开眼，眨一眨，不明白身子为何这般异样的累。

长叹一声，裴止天自床上坐起。

一丝不挂的身躯让她赶忙拉起被褥裹住自己。昨夜的记忆猛地全部涌入脑海。

天哪……

捂住嘴。天哪……她……他做了！

门开的声响传来，她慌乱抬头望去。

龙晃云走进来。见她已起身，忙走过来，关切道："你，好一点了么？"

她怔怔地望着他。

"止天？"他试探地摇摇手。

裴止天垂下眸子，终于开了口："你出去吧，我换衣裳。"他做了……而她此刻的心情如何？是怨是恨还是乱七八糟？

他张口欲说什么，终没开口，转过身顿了顿，

没敢回头地大步出门。

她慢慢拾起衣服一件件穿上。

掀开被子，床上暗红的血迹令她又是一呆。

门外的龙晃云来来回回踱了好久，听见门响，马上转过身来，见到裴止天苍白的面孔，担心得皱了眉：“止天。”

“让我静一静。”她无神地躲开他伸出的手，一步步回到她的屋，关上门。

他撇过头，剑眉打了个结。手重重抡向一边的墙壁。

直到早膳时分，裴止天才出现。她已换回男装，再也不见任何女人的妩媚呈现在她身上。

“早，婶。”龙烈奇怪地望望龙晃云的皱眉，“昨儿你没事了吧？”

“没。”淡淡坐到位置上。

“止天。”龙晃云担心地望她。

“没事。”裴止天无动无波地看向他。

龙晃云闭了闭眼，喉结上下跳动一下：“用膳吧。”

一顿饭下来，龙晃云和裴止天都不是滋味。

好容易用完了，龙烈伸了个懒腰，按计划道：“婶，叔叔，我要出去玩了。”昨夜在裴止天昏迷期

间，他已和龙晃云简单商量过。

“怎么又出去？”龙晃云这回的拧眉不用扮假了。

“昨儿和朋友约好的嘛！”龙烈笑嘻嘻，“冷炎、冷炙，走吧。”回身对裴止天道，“婶，我走了。”

“哦。”裴止天脑里仍是一团混乱。起身，转回屋了。

龙烈奇怪地望龙晃云：“婶怎么了？”

“你要走就快走！”龙晃云脾气很糟，猛地起身离去。

龙烈歪了歪头，仍是兴高采烈跑了。他们可能发生问题又闹矛盾了吧。不过这次可能大了点儿，连裴止天都换回男装。啧，美男裴止天还是不如美女裴止天养眼。

※　　※　　※

正午时分，龙晃云、裴止天、向阳及数十名家仆一齐动身赴东郊山上打猎。

一路上，裴止天由于思绪混乱，再加上身子异常疲惫，根本没发觉带队的向阳有任何不同。

龙晃云倒是不住地叫向阳慢些。但大部分注意都投在了裴止天身上。她的脸比平时更白，见鬼！

他昨晚伤了她么？还是她的脑子里又在胡思乱想些什么了？相处这么久，由她时常提出的怪问题就可知她有多么矛盾的心理。连一件看起来很小的事，用她去分析，都可以弄出一大堆摸不着头脑的忌讳来。全天下女人都如此吗，还是只有她会这么爱跟自己作对？

唉，算了，只能待她自己想开了。

走了一个时辰，向阳的马程加快。

令龙晃云感到不对劲的是向阳越来越快，一会儿功夫，已经不见人影。

内奸是他！

没待这个念头消失，铺天盖地的箭雨让龙晃云怒吼一声，拔剑挡开，并立即催动疾风向受惊的炭王靠近。

家仆们纷纷抵挡突如其来的箭雨，并冒死向龙晃云靠过来，护主。

一直沉浸在自己思绪中的裴止天被炭王的惊跳醒了神，才发现无数利箭袭来，中计了！

没待她有任何反应，一只健臂猛地将她带开受惊不止的炭王，紧接着她撞进熟悉的胸膛中。

他用身体和剑为她挡住飞来的所有危险。

“王爷！走！”家仆们大吼，已有抵不住之势，

众人纷纷中箭下马，而炭王已倒地，血注如流。

龙晃云一声闷哼，令裴止天慌忙大叫：“ 你怎么了 ?” 没法回头，他用身体牢牢地固定住她，不允许她回头。

“ 没事。” 用剑劈掉右肩上中的箭，他敏锐地觉察两个人的重量已经使疾风速度减慢了。

“ 抓牢。” 他低喃，在她耳边偷了个吻。

“ 你…… ” 裴止天刚要大叫。他猛地向后一跃，用力拍向疾风的背，“ 快跑 !” 使出全力，挥剑挡掉所有飞向她的箭矢。

“ 晃云 !” 她尖叫，被狂驰的疾风迅速带离飞箭的范围。

龙晃云刚要转身，被另一枝长箭射穿左腿。顿时跪倒在地。他随即滚向一边，让地上钉上了一排夺命箭。

龙晃云低咒，刚要砍断腿上残留箭身，却感觉到一股透心灼热由后背贯穿前胸。

他不可置信地睁大眼，低头。

他的胸口，插了一把剑 !

他的血，狂流向沙地。

龙晃云高大的身子一歪，跌趴向地，执着的黑眸紧锁住天边那个小小的黑影。

快跑，疾风！带她安全的离开！快跑！

天猛然暗了。

※ ※ ※

“晃云，晃云！”

裴止天突然睁眼，抓住她额上的那只手，以为是龙晃云。见到是龙烈才松开，支起身子：“晃云……”

“太傅。”龙烈紧拧住眉抓住她，“你要到哪里去？”

琥珀色的眸子盛满惊恐：“我要去救他……”她看见了！他自己跃下马，为她挡剑，他后边的人高举那把剑刃刺穿了他的胸膛。她拼命地叫，拼命地扯缰绳，却根本止不住疾风。

“他不在那里。”龙烈不敢告诉她，他们赶过那儿时，只见了十几具尸体和一摊惊人的血迹，“我们半路被阻截了，所以没赶到。”拼了命杀掉对方，只赶上她从马上被摔下，头磕到了石头昏过去。

她推开他，跌跌撞撞向门外走：“我要去救他，我一定要救他！”

“太傅！他不在那儿！”龙烈只得抓住她，用力摇晃她的双肩，“太傅！你听得到我说什么么？”此

刻的她无助得令他心惊。

她无力地仰高头，任他摇晃，泪从眼角流出来。

“我要救他……求求你……他……他流了好多好多的血……”她哭了，咬住下唇，不敢哭出声，只是紧紧抓住龙烈的衣襟，企求地望着他，“他在那里……流血……我怎能不去救他……他在那里……无论我怎么拉扯疾风……我要救他……”他浴血的身影罩住她所有的神经，根本无法觉察面前人在说什么。

“求你……求求你……让我去救他……”她捂住嘴，不让自己哭，却不知自己已泪流满面，“求你……”她双膝一软，跪下去。

龙烈吓得放手：“太傅……”

而裴止天趁机飞快向外奔去。

龙烈别无选择地追上去，一记手刀敲晕了她。裴止天柔软的身躯倒向他，漆黑的眸子闪过些什么。

再次整开眼，是无邪的脸。

他一脸悔恨：“我们来得太晚了。”

她起身，平静得像什么事也没发生，稍微整理一下衣服，她静静地道：“叫龙烈、冷炎、冷炙和

你那群朋友、追风进来。”

裴无邪担心地看她一眼，然后出门。

门开，众人依次进来。

裴止天头也不抬：“都过来，我开始布兵，明天灭掉他们。”

龙烈坐到裴止天身后眸里闪过杀意，那群杂碎！他要他们知道惹怒皇族的下场！

其余众人围上来。

“这边是靠崖，守卫减少，相对的防御最弱。”抬眼，“无邪，你和追风、高语杰领二百人从这里摸上去。”纤手指向另一处，“林翰锐，你带两百人从南，引开他们注意力。”随意看向可调度的人，“逯奉君，吴丹阳，你们往北面，带可燃之物，烧他们的老巢。我昨日看过风向，北面最适合。”

最后，双手握起：“冷炎、冷炙、烈儿与我领剩下的人，从正门出击。”

龙烈点头：“那我们下去准备。”

所有人退出，去做准备，只留下她一个人。踱到窗边，搂住自己，觉得冷……从脚底窜起的冷。

向阳……不管他是谁，明天也要他的命。

她该相信自己的直觉……

仰头，闭上眼睛，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门被轻敲几下。

“太傅。”龙烈进来，“你明天别去了。”

她保持原来的姿势：“不可能。”

龙烈走到她身后：“明日太危险，你今天已经受惊过度，我不能让你再去冒险。”

相似的口吻，有当土匪的本钱。和他叔叔……裴止天微睁开眼，看向外边漆黑的夜。满天的星子，明天将有一个好日子，适合火攻的日子。

“不可能。”她怎么可能不去。

“可你是女人哪！战场对你来说太不适合了！”龙烈脱口而出。

她的眸忽然大睁，而后又淡淡敛上：“又如何？”

龙烈低道：“皇叔要我保护你，他要我用一切去保护你。”

又是他……缓回过头，露出令人屏息的绝美笑容：“我怎么能不去？他在那里。”

龙烈坚持的目光在她温柔地注视下，逐渐软弱：“我……”眼角一亮让他迅速冲上前，截住冲裴止天飞来的镖，一个翻身跃出窗去，“冷炎、冷炙，有刺客！”

两条人影没入夜里。

龙烈这才支手撑住窗台跳回屋内。

镖上有纸条，展开来，上边用血写着：“欲知此人是死是活，明日正午来绝命崖一游。”

他默默将纸条给她。

她读了，紧紧将纸条贴住胸口。

太好了……他还活着……

※ ※ ※

由于计划更改，除了追风、裴无邪、高语杰继续由背后突袭，逯奉君、吴丹阳去放火外，其余人一同上东郊的绝命崖赴约。

当两方人马正式相对时，龙烈一方庞大的军队已将崖面土匪围住。

裴止天才不在乎什么公平，她只要龙晃云活着回来。

龙烈冷冽的目光直视对方头目：“向阳是你们的人？”

对方领头人哈哈大笑：“当然！向阳乃我向左的义子，十年前奉命混入你们内部，如今不辱使命，替我们钓上这么条大鱼。”

裴止天平静的目光只看向向左马前伏趴的身影：“他还活着么？”管他向阳、向左，一样得死。

向左凝向裴止天的眼光大亮：“好个美男子。”心情极好地跳下马，大步走到昏迷的龙晃云跟前，一脚重重踢过去，“告诉他们，你还活着。”说完又是一阵大笑。

裴止天感到心在抽动：“你！”刚要上前，被龙烈拦住。

龙烈的眸子已经在喷火：“老实看周围，你们死定了，快放了我皇叔，留你全尸！”

“哦？我好怕哦。”向左嚣张地大笑，大手一捞，轻而易举地将像块破布的龙晃云拦腰举起，退几步到崖边，“那我就在这崖上将他放了，你留我全尸？”他狂笑不止。

龙晃云呻吟一声，被剧烈的抖动惊醒，随即，全身的伤痛令他闷哼一声。

他还活着！

太好了！

裴止天闭闭眼，拨开龙烈的手，上前一步，朗声道：“放开他！我来替他！你不是很爱女人么？我还可以保证让朝廷将这块地划分给你们，永不干涉你们的事。”

“太傅！”龙烈低叫，换成他被她拦住。

向左狐疑地望她：“你是他什么人？而且，你

是长得不错，可本大爷只爱真正的女人……”

“唰——”

她的方巾被一把扯开，而她的手毫不犹豫地拉开襟口。

仙女一样的美人儿，那衣襟下是白布缠绕的女性绝美曲线。

“我是女人。”她一个字一个字地道，合上衣襟，傲然昂首道。

“哦，你是他的女人？”向左一把丢下龙晃云，啐一口，“你真有个好女人，喂！本大爷会特别照顾你老婆的！让她成为我们山寨二百多人真正的压寨夫人。”说着，与他身后的土匪们狂笑不止，“你过来，他再过去！”

“那你只会得到一具尸体。”她冷冷道。

向左恼怒地抓抓头：“你赢了！龙晃云，快滚过去！你！同时过来！”

“太傅！”龙烈发现她手里的匕首，她要杀向左？

她一笑，低道：“我一过去，你马上接住晃云，不用管我，只管进攻。”

“太傅……”

“听话。”她头也不回，再走一步扯开嗓子，

“晃云！站得起来么？晃云！我是止天，我在这里！”

该死！

龙晃云低咒，竭力支撑起伤痕累累的身子，摇摇摆摆，想要看清楚远处那娇小的身影。

她心痛地握紧手中的短匕首。他们是怎样折磨他的？他那张俊脸，都被他们揍肿了：“晃云！走过来！”

“走过来……”

他听见了，听见她要用自己来换他。努力站直，深深再看她一次，只有这样，来世，他才可能再去抓牢她，不会认错地再次将她搂入怀中。

龙晃云猛地转身，使出全力朝向左冲去，死搂住他。

向左惊恐地发现，自己背后正是万丈的悬崖！下意识抽出匕首，刺向龙晃云，却止不住他的冲动，他不是人！中了两箭一刀，流了很多血还能活下来，他不是人！

惨叫惊起。

龙烈没有疑迟，立即发动进攻。

裴止天呆愣了一下，飞身向悬崖扑去。

她的晃云！

觉察不对，龙烈慌忙把纠缠住自己的两名大汉交给冷炎、冷炙，朝裴止天追去：“太傅！”

裴止天被不长眼的刀、剑伤得已四处见血，却仍不止朝崖边奔去。晃云！等等我！

在崖边，龙烈死扯住了她：“太傅！太傅！”

冷炎、冷炙在他们周围，杀掉任何一个敢接近的土匪。

蓦的，由她的喉发出一阵阵歇斯底里地狂叫：

“晃云……晃云……晃云……”

嘶喊伴着决战由龙烈一方取胜而结束。

没人开口，静静垂手站在一边。

龙烈死死搂住挣扎尖叫的裴止天，不敢松手。

声已嘶哑，她仍狂乱地向崖边去。

远远的，裴无邪他们大胜赶来。见到这幕都呆怔住了。好久，裴无邪才一步步走向他们。

“姐。”

她疯了似的，嘶咬着龙烈抱她的手。

裴无邪想抬手敲晕她，在龙烈狠狠的瞪视下，被迫收回手。

“谁敢伤我婶！”龙烈红着眼大吼。

裴止天一震，渐渐瘫软下来，不再叫喊、嘶吼。

“婶！”龙烈恐惧地转过她，见她唇边滑下血，“不……不要……”龙烈抱起她，拔腿狂奔，“叫军医！找大夫！快点……”

静静的，她的眼角，滑下一串晶莹的泪。

❀　　❀　　❀

裴止天竟然是女人！

灭匪一事纷扬整个京城。所有未嫁闺女抚心痛叹，裴止天，那个貌似天人的绝美男子竟然是女人！

皇帝为裴止天这事倒没降罪裴府满门抄斩，也没赐死裴止天。

皇帝在等，等龙晃云。

龙烈也在等，等龙晃云。

裴无邪、林翰锐、逯奉君、吴丹阳、高语杰都在等，等龙晃云。

甚至连裴易扬、梅珍都在等，等龙晃云。

除了裴止天。

每个人都深信龙晃云会回来。

也只除了裴止天。

确切的说，不是裴止天不想，而是根本没人知道她在想什么。咬舌自尽被救活后，她，封闭了她

自己。

时间悠悠过了一年。

“婶。”龙烈看完书，回到屋内。一年的时光，龙烈不但更显英俊，且文韬武略更上一层楼，个头儿也比一年前拔高了一大截。

将书搁到桌上，英挺的身形踱到躺椅边，蹲下：“我们到外边玩，好不好？”手搀起躺椅上娇弱的人儿，慢步出门，走上紫微院特有的楼间飞桥。

吱吱嘎嘎的响声，自两人脚低响起。

“咦，婶，你设计的这飞桥真是厉害，这一年我连蹦带跳加踹就是坏不了。”说罢还故意用力蹦一下，看到飞桥再度摇晃，龙烈哈哈笑出来。

而他搀住的人犹如木偶般不哭不笑不闹，细看之下，那张细致精致的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雪白的瓷肤镶着的琥珀凤眸没有任何神采，毫无焦距地半敛着。

“啊！空气真好！”龙烈放开她，倚到围栏上歪着头望她，“婶，你说我现在算不算孝顺？”剑眉拧起来，“昨夜我给父皇送参茶，却被骂了一顿，他说我该念书。我明白他希望我以后成为一个好皇帝，可我更希望他保重身体呀。”

龙烈双手抓住围栏：“其实，当皇帝很累呢。

一个人操劳一国的事，又不能有真正的知心朋友，而且他们都说伴君如伴虎。皇帝真的是能做什么就做什么吗？这么明了的道理，他们还不知道吗？”

深呼吸一大口气：“婶，当皇帝——我很期待这件事呢。”笑得开心，“这是上天给我的使命，我一定要做个明君。”

侍女在楼道那边道：“太子，小姐的药茶熬好了。”

龙烈偏头：“端过来。”

侍女们把药茶、手巾端过来。

龙烈接过茶，试了温才端到裴止天唇边：“婶，喝药了。”温柔道。

她接过喝下，仍是没有任何反应。

“这次是橘子味的。”龙烈弹指，弯腰看矮他半头的裴止天，没办法，他长高了，“本来我想做荔枝口味的，结果季节不对，只好夏天让人快马运来京城，再弄给你吃。”

他一笑：“哦，对了！南疆有个叫汪洋的人捎信来问你好呢。那个人，一听到你原来是女儿身时，当场晕倒，惊得他手下那一对夫妻，叫什么甘泉、江海的一惊，很搞笑！”

她将空杯放在手里拿着。

他接过递给侍女，用手巾替她拭唇。

侍女敛福退下。

“这倒也是。”龙烈摸摸下巴，“唔，听说七彩云天倒是个好地方。好吧！我向父王告假，你陪我去七彩云天观赏一下吧！”

阳光下，裴止天白瓷的面孔被阳光晒得几尽透明。有着瓷人般动人的美丽。

三天后，龙烈、裴无邪与裴止天一同下南疆。

再三天后，一匹快马入京城，面见皇帝。

见到来人，皇帝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　　※　　※

一个月之后七彩云天

“啊，黄昏，美丽的黄昏。”龙烈笑嘻嘻的，“婶，我们到外边看黄昏吧。”

裴无邪从屋里出来：“喂！太子……”欲言又止。

“我明白。”他一笑，扶起裴止天向院子里慢行，“婶，今天可是好日子哦，你得好好感谢我……唔，其实也不干我的事啦，但是——”一个人叽里咕噜说了一大通有的、没有的。

安置她在亭中的躺椅上，龙烈才道：“你先看

一下彩虹，我去收拾一下。”见她仍如以往乖顺得无动于衷，龙烈不由得苦笑一下，转头挥退所有随侍侍女。

一下子，偌大的宫殿似乎只剩了她一个孤单的身影。

裴止天斜卧着，飘忽的目光移向泉水。

过了好久，龙烈都不见回来。

她慢慢敛上眸子。

突然，袭近的气息让她惊开了眼。

狂傲的男人，英俊而威武高大，很适合恶霸的傲气包裹他全身。

一年来，没任何波动的俏脸上，缓缓弯起个笑。整个人明艳得不可方物，也美得令面前的人发出了深深叹息。

剑眉在见到她初时的紧锁，逐渐松开了：“ 裴止天。”低沉浑厚的男声，“ 你这个假男人怎么在这里？”一只大手温柔地托起她的下颌，心疼地发现她瘦好多，“ 你又想和我玩游戏？还是——”龙晃云柔声道。

樱唇泛着绝美的笑，清脆而略低沉的声音溢出：“ 我是被劫来的。”双臂向上抬起，作出无言的要求。

他紧紧拥她入怀，低喃，边亲吻她耳后边道：“谁敢劫裴家二少？何况你是男的，女土匪吗？”

她笑着流泪：“不知道。晃云……”柔柔一声低唤，惊醒了她一年的沉睡，为他的沉睡。

龙晃云用力拥紧她，像要把她揉入体内，他闭上双眸低道：“止天，我爱你。”

这一回，她答了。

“我也是，我好爱好爱你！”

远远的，假山后两个脑袋悄悄缩了回去。一双琥珀眸，一双黑眸都是满满的笑意。

如瀑的白纱帐层叠着，随夏风起伏，如梦似幻般，诱人无比。

雪白的娇躯伏在古铜的昂藏身体上更显得晶莹无瑕。

纤手抚过他身躯上每一处伤痕，那道已有些泛白的伤痕正好在心脏下方。裴止天静静感受着龙晃云那有力的心跳，仍为那一幕心惊不已。如果那剑再上一点……

“别想了，每次你的手一摸到这儿，心情就变得很糟。”龙晃云霸道地一把抓住她的手，抱高她，直至面对面。执起她的手，到唇边眷恋地吻着，呢喃着，“红酥手。”

她的娇唇弯起炫人的笑，螓首垂靠到他首边，黑发与他的相缠相绕。

拥紧他，感受她在他怀中的那股幸福感。

“那崖底是万丈深渊，我也不知怎的，醒来时已在一间草屋中，每天夜里有人来医治。我不愿带着伤见你，所以拖了一年，完全恢复了才回到京城，回去后才知道你被烈儿带到七彩云天，这个我们结缘的地方。”抚着她如丝的发，他低述。略掉太多过程，不愿让她知道，怕她心疼。

她已在皱眉，揉着他掌心。

“不过一切都好了，我已得到皇兄赦免你的手谕，你仍是烈儿的太傅，并且会是我的王妃。”

自大的家伙。

她满心甜蜜。蹭蹭他的颊：“我要疾风。”上次疾风摔她下马时，不但没跑，反而停下，不断在她身边哀鸣，这马她要定了。

他低笑：“只要你高兴，什么都好。”

她浅笑地闭了眼，张开自己的双手：“我用这双手，杀了我的哥哥和嫂子。”

他没开口，紧紧拥住她。

她的话语很平稳，全身却在细细地发着抖：“我不明白，从小哥哥就是我和无邪的英雄，什么

都敢做敢当，可一切都在她进门后变了。我以为她是好嫂子，毕竟她对我很好。令我没想到的是，她以为我真是个男人。后来，他们为了家产，害死了叔叔……从那时起，我开始调制解药给爹、娘和无邪，做所有的防备，并且不再抑制紫微院的毒花生长。死于我种的毒花，也算是我下的手，……回到紫微院，我就做噩梦。”

“……听说你嫂嫂是早产……”

“我……并没有要他们生下子嗣的想法。”褐眸茫然地望出去，“我怕那孩子会时时刻刻提醒我，是害死了他的父母。”

他疼惜地吻着她的颊。

“战争，夺去太多的性命。有时，为了军事需要，不得不杀掉敌方的军队甚至无辜村民，以防止后患。作为一个人，我沾上的血腥太重，杀孽也太多。”龙晃云张开他的大手，与她十指交叉握住，“两个罪人，我们真够相配的，你注定只有我才配得上。”

他的话化解了她所有的顾忌，松开手紧紧揽住他的粗颈。

他微笑地拍拍她，很开心，她终于属于他了。

“那一年你留下的纸条说要缠我一辈子，这回

真应验了。”

“我的意思本来是要整你的。”

“呵……无妨了，有你，夫复何求？”

“……”

“我很期待我们的孩子，有你的聪慧美貌，有我的狂傲，令我为之自豪！”

“……”

“止天？”

“……”

“我爱你。”

将熟睡的她揽得更近自己，轻轻聆听她似小猫般的呼吸声，所有的安心涌上心头。

这，就是幸福了。